



**Narcissu**

水仙

## 目录（“页码” + “\*” 对应英语版的页码）

前言 .....	1*, 2
序章.....	4*, 6
第一章 .....	6*, 9
第二章 .....	12*, 15
第三章.....	20*, 24
第四章.....	26*, 30
第五章.....	32*, 36
第六章.....	39*, 44
第七章.....	44*, 50
第八章.....	51*, 58

译者前言：

汉译者：Chaosikaros

邮箱：chaosikaros@outlook.com

版权声明：参考原英译者，我也不怎么关心。

翻译前言：

Narcissu, 是最知名的视觉小说，在发布十年后的今天，以及有了十二种语言版本。这些全部由爱好者们自发翻译。当然也有简体中文版，不过这部小说化的 Narcissu 应该还没有人翻译成中文。虽然官方有正式的小说版，但我读了之后倍感失望。因为官方小说揉和了两代剧情，与原作相距甚远。所以我很想读一读真正的小说版。Randy Au 的这个版本正合我意。所以就用了两个月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了。我不是专业翻译，但已经尽全力去翻译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玩一下原作。

关于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这术语片冈的轻悲剧作品。我略微接触过片冈的作品，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片冈的悲剧作品有不少人都喜欢，我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最成功的视觉小说，它所讲述的故事别具一格。但其实该作的绝大部分悲剧气氛是来源于背景音乐的渲染，它用了不少猫猫社早期悲剧作品中的背景音乐。所以片冈本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归为催泪作。只看剧本的话，我觉得用“宁静”来形容最为恰当。它讲述的故事平淡而又深入人心。

By Chaosikaros 2015.11.12

第一次润色与校对：Chaosikaros

2016.02.14 到 2016.04.05

## 录入前言：

这份翻译稿原本是打印出来手写翻译的。后来我也翻译了 Drama CD 和 Narcissu 2 的英语剧本，最后翻译银色的英语小说版时终止了所有翻译活动，再也没有继续翻译小说。早在 16 年我就想把这份手稿录成文档。但直到 2019 年 10 月我才开始实践这个想法。我记得一开始只是看了一遍，大概是 2015 年 4 月看完了。后来才萌生了翻译的想法，因为我太爱这个故事了。游戏原作的话是 2012 年接触的。

一开始我只是普通的爱好者，在翻译小说版的几年间尝试做过文字游戏。后来专注于游戏领域，正式做了不少其他类型的游戏。但无论什么游戏，什么故事，都比不上 Narcissu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16 年在我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我翻看着自己的手稿，无意间发现 Narcissu 2 提到的《佛兰德斯的狗》并不是虚构作品，找到了一丝希望，便去读了原著小说。之后自己种了一盆水仙花，每天都拍照写观察日记，花开的时候单独给每一朵花拍照。在我最失意的时候，Narcissu 帮助我走了出来。15 年开始翻译时，我就在卧室门把手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故事角色旅途的终点——“Awajishima”（淡路岛）。今年终于有机会去淡路岛了。在淡路岛之行的前几个月，我开始下定决心录入 Narcissu 小说版手稿。

16 年至今的生活中，Narcissu 相关的一切成了我生活中少有的美好存在。我个人是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看过任何宗教书籍。Narcissu 的故事带给我的影响不亚于任何宗教。在苦难生活中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心理和宗教信仰应该有相似之处。写到这里，想起了 Narcissu 2 对天主教的描写，Narcissu 带给我的影响可能就相当于圣经于天主教教徒。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我的信仰就是这个美丽的故事。或许说好的故事可以化身为信仰持续影响读者。

我也曾经喜欢创作，如今却失去了创作的激情，我变了许多，除了对 Narcissu 的无限热爱外一切都变了。我一直希望能用自己的一切所学表达自己的故事。但 16 年后，我放弃了创作。希望将来某一天自己也能沉静下来，再次创作自己的故事。

我不是什么专业的翻译家，只是喜爱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手写翻译时只参考了牛津和现汉词典，所以翻译中可能会有很多错误和不通顺的地方，在录入以及二次校对时我会再次润色。同时为了语句通顺，会把初次翻译时完全照搬英语原意的直译语句重新意译。原文出错的地方我会改正，缺失的地方也会补上。我会去掉有些不必要的注释，在合适的地方加上合适的注释。这个小说版只有大概三万九千字，虽然不长，但我反复修改校对了很多遍。

最后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小说版了解到这个美丽的故事。

By Chaosikaros

2019.10.31

## 录入结束：

录入一半的时候，2020 年 1 月下旬去了一次淡路岛。淡路岛游记我单独放到了博客上，希望能帮到想去淡路岛的朋友。<https://chaosikaros.github.io/blog/awajishima/>

半年后的八月份才继续录入剩下的部分。因为去过一次，所以在路线名称的翻译上就比以前强多了。遵循谷歌地图和网上的路线图资料更正了一下英语小说版的部分地名。因为怕风格混淆就没有再对照汉化的游戏版。所以地名上或许还有些问题。

Narcissu 提到的大部分地名都不是虚构的。琵琶湖，明石海峡大桥，淡路岛，滩黑岩水仙乡，都是真的。淡路岛还有一个立川水仙乡，但不靠海。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水仙花是一月到二月开，大概春节前后去最合适。我是一月去的，花不多，封面就是当时拍的照片中最好看的一张，回来后就当成电脑壁纸用了。以后有机会二月去一次，带个好点的相机拍。

终于录入结束了，本应该在 2016 年做完的事一直拖了四年。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沉浸在文字作品中。希望将来还有时间继续自己的创作生涯。

**录入以及二次校对：Chaosikaros**

2019.10.31 到 2020.08.20

**原英译者前言：**

**英译者：Randy Au [1]**

**邮箱：**[agi.projectmail@gmail.com](mailto:agi.projectmail@gmail.com) (要联系我的话，邮件主题别写得像垃圾邮件)

**闲话版权：**

我不是律师，不知道也不怎么关心这些事。所以接下来我只会大致写写你对本文档的权利。

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只要承认我的翻译成果你就可以随意传播本文档。如果你想改动，请明确标注出改动之处并承认其余部分是我的成果，然后你就可以改了。不管你以何种原因或方式从传播本文档的原版或者衍生版中获益，我都要有收益分成，否则你就不能靠传播获益。最后我想说的是，你对本文档的使用行为是后果自负的，我只是单纯地讲故事，所以我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变动日志：**

(2005.08.10) : V0.0

为了让一个朋友欣赏到这个游戏，心血来潮地展开了小说化。虽然一开始不上心，但很快就禁不住认真起来了。

(2005.08.20) : V1.0

在 Insani.org 公开发布 [2] 前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收尾，抢下收发^\_^。不过他们的工作量比我以为的大得多。

(2005.08.22) : V1.2

加入了一些早期草草翻译中缺失的少量细节描述，更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做了整体润色。就是再一行行慢慢与原文对比。基本上都是在改第三章开头和中间的部分。

（2005.09.12）： V1.3

开始把小说版反移植成 nscripter 格式 [3]。游戏版里做了些细微改动以结合小说版和游戏版。我仍然拒绝在小说版里改正姓名翻译上的错误，但游戏版会遵循 Insani 数据文件的姓名翻译。非常感谢他们让我简单地把剧本替换成自己的版本，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 nscripter。而且反正故事剧本这部分他们翻译得也不怎么样。

（2005.10.02）： V2.0

终于完成了去小说化。所有版本里的大量奇怪翻译全都被更正修改了。我对比原文和自己版本的次数越多，发现的差异就越多。真希望自己当初能集中精力一口气完成润色。

### 前言和英译者的批注：

《Narcissu》又名《Narcissus》是片冈智晴的一部同人作品，他是猫猫社主要的游戏剧本作家之一。在 2005 年 5 月发布的《SA • NA • RA • RA》之前，他也是猫猫社绝大多数游戏的导演。

[1] 译者注：英译者个人网站：<http://www.neechin.net/>

[2] 译者注：国外的某个 Galgame 英化组网站。根据 VNDB 记载，Narcissu 原版于 2005.08.02 发布，英译版是最早的翻译版于 2005.08.21 发布。该小说化英译版确实是比第一个翻译版更早。而汉化版是 2005.12.31 发布，韩语版第二早，汉化版第三。  
<https://vndb.org/v10>

[3] 译者注：nscripter 就是 Narcissu 原作使用的游戏引擎

[4] 译者注：英译小说版下载网址：<http://www.neechin.net/downloads/> Narcissu-v2.pdf

[5] 译者注：此隔页标识与英译者的页码相对应。

P1\*\*\*\*\*[5]

本作很棒的一点是可以选择买带额外壁纸和 CD-DA 格式（而不是 Ogg Vorbis 格式）音乐的 CD 版本，或者完全免费的网络下载版。我写前言的此时，游戏的官网链接是 <http://stage-nana.sakura.ne.jp/>

此翻译版的最初目的是帮助完全不懂日语的人们欣赏这个美丽的故事。翻译也有些仓促，而且我觉得我的翻译还能再烂点。但就个人而言我还是会保证翻译质量，百分之百的准确是完美的有偿翻译，而我的翻译版本可能在 80%到 85%之间。然而对于我手上的其他类似翻译项目来说，我的理想目标是 90%到 95%之间。

但我惊讶地发现 insani.org 翻译组已经发布了他们自己翻译版的下载文件。他们甚至为 Onscriptor [1]版重做了英文版的脚本 [2]。他们为了胜过我的草草翻译版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我曾一直故意偷看他们的版本来避免翻译风格的雷同。对比的时候我是相当的激动。

我也是登峰造极了，片冈智晴在他的笔记里提到我的版本是最好的“无声”版。我的版本TMD连背景和音乐都没有！我怎么也敢自称是“小说化”？不过说不定我的版本也有自己的价值，时间会证明一切。

——Randy “Agilis” Au，译于 2005.08.20

**（2005.08.22）英译者附言：**

Insani 版的 Narcissu 发布日已经过去了，我很兴奋地下载了他们的版本。他们在故事背景，医疗和地理的考究让我相当震惊。至于翻译本身，在阅读和比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我不怎么认同的地方。比如一些我本来想渲染得跟他们一样出色的情景，和一些我最后才发现的草草翻译时省略后忘了添回去的地方。然后我全神贯注一行行更正了这些错误，把省略的部分重新翻译了加到了之后的版本里。我可不是在故意批评，但我说话也是带偏见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更喜欢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独自一人完成了翻译。一个少年凭借着一些语法知识，一本字典，对日本的些微了解，还有对这个故事无限的热爱完成了翻译 [3]。而且对于我来说，故事中的地点和有争议的细节，不管是真的也好是假的也罢，都不重要——这个故事并不依赖这些细节，所以我也不担心自己在这些地方上翻译的对错。我没有考究地理之类的细节，只是让文字引导着自己去翻译。但我仍然会固执地保留一些地名和一些只用过一次的“专有”名词错误。然而无论对错还是缺失，就都保持原样吧。尽管有些我已经知道怎么改了，但我的想法不会改变。这个故事的叙述不在于这些细节，而且只要讲述了一个好的故事我就满足了。

[1] 译者注：Onscripter（Open Source Nscripter）是一个用来解析 NScripter 脚本的第三方开源 Galgame 游戏引擎，可以在多种平台和设备上（Windows，Linux，FreeBSD，Android，iOS，Symbian……etc）上运行使用 NScripter 脚本编译的文字冒险类游戏。参考网络百科。

[2] 译者注：文字游戏特化引擎的剧本文件。就像是话剧的剧本一样。

[3] 译者注：同感，15 年还是少年的我也是凭借一些语法知识，牛津词典和现汉词典，还有对这个故事的无限热爱独自完成了翻译。

P2\*\*\*\*\*  
看着两个不同的游戏翻译版，并同时把自己的小说化版本和日文原文比较时我完全入迷了。毕竟我们三个译者有着三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这是对片冈智晴的故事叙述风格的三种不同转达。而且我们三个连文化背景都不一样，这点从英语的使用差异上就能反映出。而最后一点或许是我最有意思的发现。

虽然只是一己之见，但我还是想说任何一个故事的大部分价值都在于叙述上。幸运的是世界这么大，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讲述者尝试讲述同一个故事，来让所有人对比。

——Randy “Agilis” Au

P3\*\*\*\*\*

## 序章：

在开场的一幕，一名少女说道：“那段闪耀的时光，那段冬日的生活。”

2001 年 31042 人

2002 年 32143 人

2003 年 34427 人

连续三年的自杀人数统计数据 [1]。

## 1996 年 濑津美：

“……确实，从小我身体就很虚弱。”

尽管如此，我还是上了小学，普普通通地在烈日下玩到全身被晒得黝黑。在升上初中不久后的六月，和同学们订好学校泳装后的第二天，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住院。那时刚过期中，连绵的阴雨让天气变得异常寒冷。

在天色蒙蒙的雨季中，一开始班上所有同学都来看望了我。在我出院后，他们还会在周末来我家里玩。但这也仅仅是在那一开始。

秋去，冬来，住院，出院，门诊，然后再次住院。一开始还是朋友的同学，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熟人，然后又变成了陌生人。我似乎随着四季轮回逐渐消失在了他们的记忆中。

“不知为何对那些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来说，我的存在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的存在被抹去了。”

“然而无论过去多少个凝望白色雨云的季节，我都一直过着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的生活。”

“初一期中时的英语课本还保持着原样。我的时间似乎就在那时停滞了。”

## 2004 年初夏 男主人公（无名）：

八年后。

挥汗如雨的夏日。

车管所驾照考场里巨大的电子屏突然亮起后，他和周围人一起查找着各自的考号 [2]。

“237…237…”

他终于在屏幕上找到了自己的考号。

眶当…眶当…

正午，左手里拿着一本交通守则手册，胸前口袋里装着崭新驾照的他坐在回家的空荡电车里送了口气。

“我也算是有驾照的人了，”他有点兴奋地喃喃自语道。尽管并没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



[1] 译者注：2003 年是日本历史上自杀人数最多的一年。该数据来源于 2004 年 7 月日本警方的资料统计，这可能也是日语原作者起笔的时间。

[2] 英译者注：日本驾照考试很难。

P4\*\*\*\*\*

他并非特别想开车，也没想过要去开车什么的。只是他的同事们都在讨论考驾照的事，就拉着他也去考张驾照。

那天夜里，跟父母说了自己拿到驾照的事后，他们只是简单回了一句“知道了”。他问自己能不能借家里的车，得到回复也只有一句简单的“不能”。但他也并非想开车。这样的回复正如他所料，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父母。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感到心绞痛，就被送去了医院。对生病没什么概念的他就一直在候诊室无聊地等待着结果。

当他以为诊断结束时，又被强制要求去拍片和验血。他没想太多，在又一次无聊的漫长等待中看完了三本漫画杂志，正在找第四本时，家人完成了他的入院手续。仍在他胸前口袋里的驾照看来是很久都不会有用武之地了。

#### 2004 年秋 男主人公：

在聒噪的蝉鸣快要消失时，他还在医院里。他也没有一直住院，而是来来往往好几次了。一个月前他经历了第一场手术，出院后他本来只用走五分钟的路来医院门诊检查一下，结果就又住院了。

自那以后住院，出院，挂门诊，然后再次住院，逐渐又回到了医院里。起初他并不知道 PET 扫描和易瑞沙是什么，但如果他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来来去去之间过去了几个月时间 [1]。食欲愈加不振的同时，药的种类和数量却增加了。他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逐渐没了力气，腿也变瘦了点，体重秤让他发现体重的减轻并不是错觉。

不过他所能做的只有像是在看电视屏幕上的陌生人一样客观看待自己。然而身体上发生的事似乎没有传递给自己的大脑。现实中发生的事却并没有什么现实感。因此尽管是自己的身体，他也只能冷眼相待。

#### 2004 年冬 男主人公：

冬天，在街道上的圣诞树快要消失时，他被以新年为由放回了家里。回家好像是暂时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了一丝安慰。

[1] 译者注：PET 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应用与肿瘤、脑和心脏等领域的医疗器械。易瑞沙片：适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P5\*\*\*\*\*

他在一阵雨夹雪中踏进了阔别已久的家里。不知为何全家人都聚在了一起。



平时少言寡语的父母面带着有些生硬的微笑，不停嘘寒问暖。总是跟自己吵架的妹妹做了他最爱的奶油炖菜和干烧虾仁。他坐在暖桌前吃着橘子 [1]，场面很温馨，一家人都很和谐。那时他隐约感觉那张还在自己胸前口袋里的崭新驾照，可能在过期前都不会有用武之地了。

他尴尬地接受着家人不自然的微笑，好像事不关己一样冷漠地思考着。

## 2005 年 1 月 男主人公：

新年过后他又住进了医院。不知为何这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带到四楼，而是被迫走进了一间会议室。在那里，被迫听父亲和医生讲了很多事。

好像是个什么通知。在极其漫长的谈话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好像活不了多久了。

他只回了一句“知道了”。因为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从进屋到离开他就只说了这一句话。

听到回答后，医生的圆珠笔动了起来。很可能是在签安养院的手续。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慌张，这点很像他父亲。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是真的这么觉得。

从那天起，他就从四楼搬到了七楼，从六人病房搬到了单间。七楼和其他楼层比有些不同之处。首先是地板干净得反光，天花板比其他楼层高得多，房间也更为宽敞。病房的环境极其优美，大窗户的采光效果也很好。然而所有窗户都不能完全打开，看上去只能开到伸不出头的宽度。而且这层的病人都戴着另一种颜色的手环。他第一次住院后戴着写有姓名和血型的塑料手环是蓝色的，而七楼所有人的手环都是白色的。

高高的天花板，白色的塑料手环，只能打开十五厘米的窗户。他搬到七楼时，新年的节目还没播完。他们的初次相遇也发生在这年年初。

[1] 英译者注：暖桌：日式取暖用具，冬天在暖桌前吃橘子是日本传统习俗。

P6\*\*\*\*\*

## 第一章：七楼

### 2005 年冬 七楼：

穿过走廊的护士站旁有一间像是休息室的房间。这个冷清的地方放着几张沙发，几把钢管椅和一台大电视。28 英寸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着一个新年节目。有一个少女正百无聊赖地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身材娇小，长发及腰的她身穿粉色睡衣，手腕上带着和他一样的白色手环。

“这节目有意思吗？”他对着少女的侧脸问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问，可能是因为周围没人吧。

“没什么意思，”她只回了一句话，说话的时候也没转过身来，就好像对他完全不感兴趣似的一直看着不怎么有趣的节目。

“没意思为什么还看，”他一边想着，一边找了把椅子也开始看起了电视。因为他没什么事可做，也没什么能做的事。

他们就这样一言不语地继续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新年节目。节目内容就是些毫无意义的喜剧和选秀。这间采光良好的单调休息室里偶尔会空荡地回响起主持人的尖声大笑。

“话说，”少女突然开口了，但双眼仍然不离电视，“你是第几次？”

“第几次？什么第几次？”

“第几次来七楼。”

“抱歉，我还是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哦，那你是新来的，”少女就这样下了结论，而他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话，既然这里没别人，那我就应该负责告诉你……”

“负责？”

“就是那种不成文的规定。”给刚来七楼的病人讲这些可能是什么规矩吧。还没等他发问，少女就继续讲了起来。

“听仔细了。”

少女不停地讲着。她说的跟医生的话略有出入。医生的说法是这里是让病人等待医疗进步的疗养院。或许是这样。但她说那只是公开的说法，七楼的病人并非在等待特殊药物治疗，而是在等待生命的终结。少女的说法跟他自己想的差不多。

“我是第二次，”她说。

“第二次？什么意思？”

“第二次来七楼。”

P7\*\*\*\*\*

随后她解释说来七楼的病人通常不会在第一次住院时死去。如果病人身体状况还可以，就算没有痊愈，也被允许回家。但病情再度恶化后就会回到七楼。他们会死在这些往来之中。唯一的不同是选择死在家里还是死在七楼。七楼的病人都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这就是她说第二次来七楼的意思，

“接下来的事我只说一次，所以请听好。”

少女继续讲到，但依然盯着电视屏幕。她说的不是什么时候熄灯，也不是一般病友会转告给新病友的事。而是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他们第三次让你回家时，得做好再也无法回家的准备。因为很少会有第四次。”

“如果想逃院，别去南边的车站，去北边的车站更隐蔽。”

“绝食是条捷径，因为这样给家人的负担最小。”

少女说的都是些令人震惊的事。这些话可能是迈向死亡的病人们流传下来的。

“这就是你之前提到的责任吗？”

“对，总有一天你也要对新来的人讲吧。”

少女缓缓起身，摆动的发梢拂过他的鼻尖。

“我该去量体温了……”她说完后就转身向走廊走去。

他一个人留在了屋里，陪伴着他的只有窗边的白花和电视里传来的阵阵笑声。少女到最后也没看他一眼。

几天后，新年节目终于放完了，对中学生来说，这也预示着第三学期的开始 [1]。

他们还坐在休息室里，木然地盯着电视屏幕。

“不无聊吗？”他问道。

“无聊……”他们两人的目光都没离开电视屏幕。

“难道这里一直都是这样吗？”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因为除了医生护士和护工外，他没见其他人来过这里。

“是因为现在是年初吗？”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她问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我不说了。”

他们之间经常会有这样枯燥的对话。

[1] 译者注：日本实行三学期制度：4 月到 7 月是春学期（第一学期），9 月到 12 月是秋学期（第二学期），1 月到 3 月是冬学期（第三学期）。

P8\*\*\*\*\*

一阵微风吹进了只能打开十五厘米的窗户。少女的长发有时会像点缀窗台的白花一样随风飘动。最近他们一直借着无聊的电视节目来消磨时间。

“啊，你们俩原来在这儿啊，”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匆忙向他们走来。她可能是七楼的护士长吧，偶尔也能在护士站里瞥见她。

“对了，濑津美小姐，你没发烧吧？”

“…没事，我没发烧…”

濑津美显然就是她的名字。

“你怎么能在外面闲逛呢？”

濑津美沉默了。

“大家都很担心你呀。”

“…真的没事…”

“唉，瞧你这话说的，”护士小声说道，“最近的小姑娘真难相处。”之后护士又继续说了点无关的事。

谈话时，濑津美一直装着没听到，假装无视了这个有点啰嗦的护士，继续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

“对了，等会记得跟我去验下血，”终于讲完的护士走回了护士站。

“话说…”他这才开始说话“…叫你濑津美可以吗？”

说话时，他看向少女手腕上的白色手环，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血型。

可她仍然保持着沉默。

“怎么了？濑津美？”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1]”

“什么？”

“你明明比我年龄小啊…”

“欸，我为什么会比你小？”

“不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比我小。”

他并没有为此生气，但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应该比她大个五六岁。所以他拿出了胸前口袋里的驾照给她看。

“怎么样？别看我这样，我今年也二十了。”

“…你果然比我小…”她瞥了一眼驾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比你大了点而已，”濑津美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小声说道。那天，他觉得盯着无聊电视看的濑津美仿佛在望着遥远的远方。

第二天，早上量过体温的他避开护士偷偷溜进了电梯里。他来到一楼后就走出了大门，开始向着目的地出发。

[1] 译者注：日语里重视敬称，称呼别人会加上敬称，比如某某先生某某小姐。而且在日语里直呼别人的名字是一种亲昵的行为。

P9\*\*\*\*\*

不是去附近的南车站，而是去更远的北车站。不过他并非是想逃院。

他已经知道七楼的病人只能选择死在七楼或者家里。他也听濑津美说她去了好几次北车站。所以他也去了，因为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

“医院附近怎么没有保安……”

他从容不迫地慢慢走着。路上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七楼的病人，七楼的病人和其他病人又有什么不同。在清晨的街道上，他想了很多“要是”。他一边慢慢走着，一边扫视着上班上学路上匆忙的人群。

走了快半个小时后，他终于到了四个站台之外的北站。

“人怎么这么多，”他不由得叫出声来，这就是他对北站的第一印象。

身穿睡衣的他格外显眼。这时他想到如果有车票的话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他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来北站而不是南站，现在看来如果真的想逃院，确实应该来北站。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濑津美肯定来北站很多次了。那她为什么还待在七楼呢？站在清晨车站前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时，他产生了这个疑问。

那天晚上熄灯后，他才回到了七楼。但因为失眠就拿着一本漫画杂志在医院里闲逛。一般来说熄灯后还在医院里闲逛是严厉禁止的行为，不过七楼的病人就相对很自由。在一片漆黑的休息室，他看到了濑津美的身影。

“你今天就一直这样吗？”他说。

“…嗯，”濑津美在昏暗的休息室里回应道，但依然在看窗外。他开始讲起了今天的经历。

“对了…今天我去了车站。”

一阵沉默。

“去了你说的北站。”

“知道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回复。他本以为肯定也去过北站的濑津美会说些相关的话题。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她还在七楼，难道真的一开始就没想着逃院吗？

“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家了…”濑津美突然开口说道，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

“是吗？”

“但这是第三次，所以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她继续说道。

“嗯…说的也是…”她大概是说她的暂时离院已经定下来了。几乎没有人的暂时离院次数能超过三次。和上了年纪的病人不同，考虑到病情的恶化程度，年轻病人的离院次数可能更少。这就是她所说的再也见不到的言外之意。

P10\*\*\*\*\*

“话说回来，你会怎么选择？”濑津美对呆坐着的他问道。

“什么选择？”

“你想死在哪里？”

突如其来的“死”这个字眼，让他愣了一会。

“这个…还没想过。”

“我明白了，毕竟你是第一次来，”她用有些孤独的口吻回道。

当然，他也不会永远待在七楼。他会像其他人那样不断住院出院，身体逐渐衰弱，直到那一天来临……他终将在七楼和家人虚伪的微笑之间作出选择。

“我不喜欢家里…”她说，“也不喜欢七楼。”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什么打算都没有。我只想趁着还能自己走路的时候去一个地方。”

“去哪啊？等等…”

他觉得她显然是想逃就能逃走，但却还待在七楼。

“…你居然有想去的地方？”

濑津美顿住了，“你想阻止我吗？”

“欸？”

“还是说想一起去？”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别问了。”

就像往常的对话一样，濑津美一直看着窗外，一眼都没看他。然而一直面部表情的她此时却流露出了悲伤的神色。已经得知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而面前的濑津美却已经是第二次来七楼了。但作为第一次来的人，他还没有什么现实感。不过他不由得想将来自己会不会也流露出同样的悲伤。

又一个阴雨天，小雨偶尔会变成雨夹雪，有时又会变成小雪，雪花轻柔地飘落着。此时此刻他还坐在往常的休息室，在空荡荡的七楼看着电视。

“有意思吗？”濑津美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很无聊。”

然后她静静地找了把椅子坐下，两人又开始默默看着无聊的电视来打发时间。他无事可做，也没什么能做的事，他确信濑津美也是如此。

“啊，”濑津美出乎意料地对电视屏幕上的内容作出了反应。

“怎么了？”

P11\*\*\*\*\*

“…没什么，”她还是这句话，但反应却不同。应该是濑津美感兴趣的什么东西吧，所以他仔细看了看屏幕。屏幕上显示着一处室外的美景，满山遍野都是树和花。画面中心是一大片白色的花。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花，环顾四周，好像就是窗台上装饰用的那种白花。

“电视上的花和窗台上的是同一品种吗？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不算是。”

“真的吗？”

“虽然是同一类的花，但严格地说是不同的品种，”她瞥了一眼窗台后又看回了电视屏幕。尽管知道不是同一种花，但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而真正让他在意的是平时寡言少语的濑津美居然跟他说话了，所以他又开始了新的话题。

“你很熟悉这些知识吗？”

“不怎么熟悉。”

“不会吧，我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看了眼濑津美身后花瓶里的白花，指着电视屏幕说道。

“话说这些花是兰花还是百合啊？”他硬着头皮继续聊。

濑津美依然沉默不语。

“额，毕竟都是白色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

尽管并不感兴趣，他还是不停地讲着。但濑津美依然没有回应，一直看着电视屏幕。他终于放弃了，继续看起了电视。

“……水仙……”

“什么？”

“都是水仙花，”她忍不住了，第一次转过身来看着他 [1]。濑津美指向电视屏幕的手臂像那些花一样白，及腰的长发随之摆动，手腕上还带着那白色的塑料手环。他似乎看到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 第二章：银色酷派 [2]

不久后，严冬来临。外面正值高考季，而他们两个还在看着无聊的电视来消磨时光。

“不无聊吗？”



“…确实。”

[1] 译者注：一种叫独占春的兰花真的挺像水仙的，百合花也有点像。

[2] 译者注：酷派是一种双门小汽车。

P12\*\*\*\*\*

他们之间的交流连闲谈都算不上。最近他们就这样消磨着时间。

“哦对了，你什么时候…”他问道。

“今天。”

“哦，是今天啊。”

就是她被允许暂时回家的日子。

“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她说。

“嗯，确实。”

就算她再次回到七楼，也可能再也离不开这里了。濑津美回家的这段日子里他可能也会被允许暂时离院。他们的下次见面几乎是不可能了。

“你想好了吗？”她问。

“你是说死在哪里吗？”

“嗯。”

“还没想好。”

“这样啊，”她有些寂寞地点了点头，或许是因为这是她第二次离院。他还没经历过这种事，第一次住进七楼的自己连第一次暂时离院都没经历过。话说她也没想好死在哪里吗？

啪嗒，啪嗒……

“濑津美，都准备好了，”走来的这个人可能是她的母亲，还对他点头示意了一下。

“差不多该走了，你准备好了吗？”

“…嗯。”

“那我们就打扰了，”母亲说着，又对他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就准备离开这里。但当母亲拉着濑津美的手往外走时，她却一动不动。不知道为什么她还坐在哪，拽都拽不走。

“你身体不舒服吗？”

“…有点疼…”

“哪里疼啊？胸口吗？还是肚子？”

“…胸口…”

“等、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母亲跑向了护士站，走廊里回荡着拖鞋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他和弓着背坐在椅子上的濑津美。他不知道她患了什么病，也不知道病情如何。他只知道她的名字叫濑津美，O 型血，这些都写在她的手环上。但既然是七楼的病人，她的病情起码比自己严重吧。

“在医生过来之前你不想躺下休息吗？”他指着房间一角的长沙发说道，“来，我背你过去。”

“没什么…我没事。”

说完后她就自己站了起来。

“欸，别…”

P13\*\*\*\*\*

别勉强自己这句话还没说出口，濑津美就快步走向了走廊。

晚上，他因为失眠就拿着几本漫画在医院里闲逛。熄灯后，休息室和往常一样暗，他在这里看到了濑津美。

“你还在这吗？”

“…嗯。”

“怎么了？你又不舒服了？”

“…没什么，”她一直看着窗外。她的暂时离院好像被取消了。他不确定濑津美下次暂时离院会是什么时候，但出现这种情况，肯定会延迟不止几天，或许会是几星期。

“对了，你今天…不会是装病吧？”说是装病未免有些奇怪，毕竟他们原本就不是健康的普通人。

“是因为你不想离院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你不会再有下次机会了对吧？”

她沉默了。他想到他们之前的对话，她问过自己很多次想死在哪里。虽然他尚未决定，濑津美却说既不想死在家里也不想死在七楼。

“果然，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了？”

“没什么…”

在昏暗的休息室里，她像往常一样一直望着窗外，一眼也没有看他。现在不到十一点，医院大部分地方都熄灯了。这里就是寻常与非寻常生活的分界线。而且对于七楼的病人来说，除了七楼和家里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濑津美从昏暗的七楼窗外看到的是平凡的普通世界。城市灯火通明，街道上到处都是急着回家的人。

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自己毕竟也是七楼的病人，非寻常世界的居民。而且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寻常的世界中去。

“…我的时间已经停滞了…”

无论过去多少个望着白色雨云的季节，我都一直过着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的生活。起初我会观察上学路上的孩子和匆忙路过的陌生人。厌倦后我又开始看起了电视。没什么可看的，也没什么事可做。窗外阴雨连绵，电视里阳光明媚。没有严寒，没有酷暑，也没有痛苦，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梦幻的世界。

P14\*\*\*\*\*

我在自己的幻想中渴望着宁静，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知识量，记下了越来越多没有意义的无用知识。不知不觉中电视上的画面失去了真实感。接下来是书，然后是游戏，后来是家人。最后连自己的身体都失去了实感，仿佛在看着一个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来到七楼时我没有感到惊讶。闭上双眼后，眼前的世界就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不得不习惯。

不久后我就迎来了第二次暂时离院，下次回到这里时，我可能就没法自己走路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任命运宰割的自己是可怜的，无处可去的自己是可笑的。

“停滞的时间让我失去了感情。术后胸口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然而…”

“尽管已经活了二十二年，我还是觉得自己可悲。”

几天后，阴云密布的天气结束了，辽阔的冬日天空万里无云。这天他的父亲突然来看望他。一开始还愁眉苦脸的父亲谈到他儿子的保险时眼神里却没有一丝悲伤。

“我去跟医生交代点事……”话音刚落就跑向了走廊，可能还是去那个昏暗的会议室吧。

他独自待在病房里，看着父亲买给他的周刊杂志和他喜欢的果汁。果篮里放着他讨厌的哈密瓜，旁边就是车钥匙。这是他父亲那辆银色酷派的钥匙，车里装横着他父亲引以为豪的内饰，但一直不让他开。而他胸前口袋里依然放着那张驾照。作为曾经普通生活象征的驾照从他带在身上起就一次也没用过。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车钥匙。尽管没什么动机，就像看着电视屏幕上的陌生人一样。他抓了几天的药放进了便利店的购物袋里，然后就转身走向了走廊。经过护士站，走向电梯，右手拎着购物袋，左手拿着车钥匙，胸前口袋里装着本没有用武之地的驾照。

走到休息室前，他看到了濑津美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的身影。

“有意思吗？”

“你觉得呢？”

“很无聊。”

和往常一样的对话。濑津美也像往常一样仿佛在望着遥远的远方。

“那你想一起来吗？”他问道。

“什么？”

他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

P15\*\*\*\*\*

“我…不喜欢家里。”

“…也不喜欢七楼，”她答道。

“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嗯，”濑津美站起身来，摆动的长发拂过他的鼻尖。拿了几天的药放进购物袋里，两个人就离开了七楼。他关掉了无聊的电视后，主持人刺耳的笑声就消失了。

两人就这样穿着睡衣走进了电梯，从最高层来到了一楼。他们故意不走医院前台的大门，而是走向了通往停车场的出口。

一走出门，迎面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在宽敞的停车场里，风更大了。他们顶着寒风找那辆车，一找到就马上用钥匙打开了车门。

“上车吧，”他说。

“嗯。”

他坐在驾驶席上，坐在副驾上的濑津美身材娇小得很难看到窗外。他插好钥匙，轻踩油门开动了汽车，引擎的声音充满整个车内。一切都和驾驶课上教的一样。然后他必须松开手刹，再踩离合器。接下来，想去哪里都行。

“出发了。”

“嗯。”濑津美轻轻点了下头。

挂好挡后，他缓缓把车驶出停车位，操纵着生疏的离合器慢慢开着车。

“你手在抖吗？”濑津美察觉到了异常之处。

“对，我是第一次开这辆车…说起来这也是我拿到驾照后第一次开车。”

“怪不得…”

他们开向停车场出口，驶入宽阔的公路，朝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开去。后面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正是冲着突然开到车道上的他们按的。他汽车档位调错了，所以后面那辆车一直在狂按喇叭 [1]。他没怎么在意喇叭的声音，因为总觉得没有什么现实感。

“对了，”他说。

“什么事？”

“你害怕吗？”

“我害怕又有什么用？”

“没事，当我没问…”

现在刚过正午，艳阳高照。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一月天空不知为何那么的蔚蓝清澈，以至于让人感伤。

[1] 译者注：汽车档位决定了汽车的最高时速。

P16\*\*\*\*\*

他们并非有想去的地方。

踩着生疏的离合器在寒冷天气里颠簸的那一天，身穿睡衣的两人驱车驶向了国道。

那段冬日的生活开始了。

## 2005 年 1 月 19 日 某条街道

他们开了一整天的车，从早上开到夕阳西下，一路上都没有停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后，他终于开口了：“停车休息一会吧。”

“嗯。”

开出不知名小镇的他们把车停在路边，这才想起来去清点车里都有什么东西。他们毫无准备就出发了，所以他希望能在车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找了一会后他找到了几枚用来付过路费的百元硬币，几本漫画和一台一次性相机 [1]。

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而且车子的导航系统好像坏了。他身上只有八千日元，还是匆忙离开时拿的。加上车里找到的硬币也不到九千日元。他一开始就不指望能从车里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现在这点钱还不够住个像样的旅馆。而且他觉得濑津美应该是身无分文。

“怎么了？”她问道。

“没事。”

无所谓了，反正他们一开始就没做任何打算，只是不想一直待在七楼，想随便去个地方。事已至此，他只能再次发动汽车，继续行驶在渐暗的天空下。

“说起来，你饿吗？”他问濑津美。因为这时他才想起他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先去便利店买点东西吧。”

“不饿。”

“都这时候了还挑食，便利店里卖的吃的起码比七楼的病号餐强吧。”

濑津美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身上穿的粉色睡衣。

“原来如此，”他们穿成这样在外面走确实太显眼了。在车里是无所谓，但总不能穿去便利店里吧。他想了一会，掉头驶向了小镇上。这附近人挺多的，应该有个车站什么的。车站附近应该会有家洗衣店。

找了一会后，他在一栋公寓楼下找到了一家投币洗衣店。刚好在一个小门面房里，位置很完美。他在公寓前停下车。

“等我一会。”

濑津美疑惑地看着他下车的身影。自动门滑开后，漂白剂和洗衣粉味扑面而来。破旧的小店里摆着一排排旧式洗衣机，除此外一个人都没有。

[1] 译者注：一万日元约折合六百人民币，硬币有一百和五百等面值。

P17\*\*\*\*\*

只有一台机器开着，他检查了那台机器，两百日元半小时的洗衣程序还剩下五分钟。他回到入口处再次确认了周围没有人后，就回到机器前关了机器打开舱门。然后不顾迎面而来的湿气抱起半干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店门。

“啊，”濑津美看到他带回来的衣服，声音里透露出一丝惊讶。

“好了，我们走吧，”他不顾濑津美的反应，把衣服扔到了座椅后面。

他一手握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翻着那堆衣服。这才发现基本都是些花哨的连身裤和运动服，好像还都是大号的。虽然都是半干的衣服，但车里的暖气应该能烘干这些衣服吧。

“等会你可以挑挑想穿的衣服，”他说道。

濑津美一言不发地看着那堆衣服。

“我们有的挑吗？”

“确实。”

他并非是什么惯犯小偷，但就他们这点钱什么衣服都买不起。

他们就这样继续开着，月亮升起来后，他把车停在了公园里。这里可能是小区附带的儿童公园，他们在这里挑选着刚好被暖气烘干的衣服。

“果然都是男式的…”他说道。除了连身裤和运动服外就没别的种类了。衣服的原主可能跟他年纪差不多，尺寸也刚刚好。他坐在驾驶座里换了条裤子和运动衫。

“你也换一身吧，”他说。

“…都太大了。”

“那你就准备一直穿着睡衣吗？”

“好吧，”她不情愿地说。然后抓起裤子和衣服打开了车门。

“你去哪啊？”

“换衣服，”濑津美走向了公园的卫生间。

回来时手里拿着粉色的睡衣，身上穿着拿走的裤子和白运动衫。

“这么快，”他说，“不过总比不换强。”

濑津美什么都没说，不过这衣服对她来说果然还是太大了，为了合身裤子和衣服都挽了好几次。

“还不如穿睡衣，”她说。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样更暖和。”

濑津美有点不爽地看着他。

“更女式的衣服会不会好一些？”

P18\*\*\*\*\*

“没事，”她像往常一样回答道。

在他看来还是对运动服一脸不爽的濑津美，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面无表情。

一月冰冷天空中落下的雨仿佛忘记了如何停止。此时他们停在群山之间的一处偏僻停车场里，在车内看着挡风玻璃上成股流下的雨水。在便利店买了点东西后，他们就在这里过夜。晚餐就是两个饭团，五百毫升的宝矿力和半个土豆 [1]。

“没想到出来了这么久…”他说。

“确实，”手拿饭团的濑津美点了下头。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但跟七楼的病号餐比起来是强多了。

濑津美伸向那半个土豆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她转向了挡风玻璃。窗外能看到很多被雨水打湿的白花。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但他觉得很眼熟。

“是水仙吗？”

“其实…是黄水仙。”

“原来是黄水仙啊，”他对植物完全不了解，但听说过黄水仙 [2]。他这才想起少言寡语的濑津美对这些花感兴趣，于是试着延长话题。

“这里的花和电视上的品种不一样吗？”

“嗯，严格来说是不一样。”

“原来这么稀有。”

“不，这种花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在哪啊，我怎么没见过？”

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是想延长话题。但濑津美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才缓缓开口。

“西边。”

“西边？”

“西边淡路岛的水仙花很有名。”

“等等，淡路岛？你是说…”他在想从这里到淡路岛有多远，对于一个刚开始开车的人来说，这种自驾游是无法想象的。很有可能还得开七百公里，就算走高速也得好一会。

[1] 译者注：宝矿力就是日本的健力宝。

[2] 译者注：daffodils 指黄水仙，颜色鲜黄，但有一种叫做 *Narcissus moschatus* 的黄水仙是奶油色，很接近白色。不过我记得原作没有涉及黄水仙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英译版出现了 daffodils 这个词。以后再出现这个词，就翻译成水仙。

P19\*\*\*\*\*

他觉得他们身上这点钱都不够缴高速过路费 [1]。就算不走高速，可能连油费也不够。

“这怎么可能，我们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谁…说要去了？”

“欸？”

“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濑津美再次看向了车窗外，寒冷的雨水不断打在车窗上。车内的玻璃都因为温差而蒙上了一层水雾，但她依然没有移开视线。他也并非是想去那里，但他们都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

### 第三章：地图

“…时间停滞后的我…”

一直在积累电视屏幕上毫无意义的知识和各种信息。现实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黯淡无光。

“不过，我一直喜欢看地图。”

我喜欢能载人四处跑的汽车和火车。在自己狭窄的床上铺开地图，勾勒出无数条主干线……坐着轿车，轿跑车和敞篷车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行驶在没有尽头的一号国道上。

在靛蓝色天空和明媚阳光下的白色沙滩旁，行驶在美丽的沿海公路上，朝着梦中之地前进。闭上双眼，我就能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些自己从没有去过也本不会去的地方。

“看地图只是为了获取信息，并没有别的目的。”

“随之而来的只有徒然的渴望。”

2005 年 1 月 21 日

第二天雨停了，高空中的云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飘动。车辆行驶在未干的柏油路上，轮胎发出雨后特有的沙沙声。他们依然漫无目的地一直开着车，并没有驶向昨晚谈到的淡路岛。毕竟油钱终归会是问题。行驶在无名公路上的他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这些问题。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对地理不熟悉的他对所有地名都很陌生。他只想继续开下去，但没有导航仪也并不知道此时在往哪里开。所以他放弃了思考，开始留意看到的每一个路标。

“真搞不懂……”他说。

“你说什么？”

[1] 译者注：日本高速路过收费比国内贵五六倍，大概折合三十公里一百人民币。

P20\*\*\*\*\*

“啊，没事，我只是在想这里是什么地方，”他觉得问濑津美也是白问。

“埼玉县的…入间市 [1]。”

“欸？”

“下个十字路口右转是十六号国道，可以通往八王子市。”

“等等，你怎么知道的？”

她陷入了沉默。

“你在这附近住过吗？”

“不，我连来都没来过。”

濑津美的这番话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她不像是那种会开车到处跑的人。

“对了…既然如此你是不是也知道怎么从这里到淡路岛？”

“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上高速只走一般公路我们是不是也能到那里？我们剩下的钱或许够付油钱。”

“…你想去吗？”她顿了一会才问道。

“其实吧，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别问了，”濑津美又恢复了沉默，面无表情地看向窗外。她看的似乎不是眼前的景色，而是遥远的远方。

他开始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她的意思是只有他说他想去，她才会回答吗？

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计划和目的地的他们只是因为不喜欢七楼和家里，就逃了出来，一直漫无目的地开在公路上。然而他却一直想有个目标，无论是什么都会去实现。

2005年1月22日

周围不时响起海浪的声音。

“你不冷吗？”

“冷。”

他们站在无名的海滩上，望着面前的大海。他原本想往西开，但不知不觉就开往了南方。昏暗的天空下，强烈的冷风席卷着海滩。他们下车走到海滩上，望着黑色的大海。总是一脸不快的濑津美像往常一样望着远方，望着漆黑的海天交接处。过了一会，她开始缓缓走向大海。

“我就这样走到海里会怎样？”她问。

“你知道你在问什么吗？”

[1] 译者注：日本县比市大，相当于国内的省。

P21\*\*\*\*\*

“像这样走进海里…会死得轻松点吗？”缓缓走向大海的濑津美背对着他说道。

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不会有第四次。只能在七楼和家里做出选择。没人能逃离这样的命运。他想起了濑津美告诉他的这些话，还有她第二次的经历，和她对七楼和家里的讨厌。传达了这些话的她责任已尽，这就是她的意思吧。

“不知道，我没有溺水的经历。”

“那么…如果我现在就走进海里…” 濑津美转过身来面向他。

“…你会阻止我吗？” 她身后昏暗的天空中挂着阴冷的月亮。总是望着遥远远方的那双眼现在看向了他。

“现在…我还不知道。”

“说的也是，” 她再次转过身去，缓缓走向大海。

“话说…”

“什么？”

“…你是…想让我阻止你吧？”

濑津美在离海浪几步之遥处停住了脚步。强风把浪尖的水沫吹到了他们的脚下。

“如果你想的话，我就会阻止你。”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不用管你了吗？”

她没有回答，但却停下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了。他觉得这就是她的回复。

次日，呼啸的北风吹得电线嗖嗖作响，银色酷派上的金属车漆映着依旧蔚蓝清澈得让人感伤的冬日天空。他一直开着车，濑津美像往常一样坐在副驾上。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开到了哪里，但更现实的问题是汽油快耗尽了。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多钱，在便利店买过东西后就只剩大概七千日元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辆车要加多少升油，但他觉得应该还够加满一次。虽然并没有什么目的地，但失去交通工具就意味着旅途的终结。

“我去加点油，” 他拐进了一座加油站。

“好。”

“欢迎光临，刷信用卡还是现金？” 服务员问道。

“呃，现金吧…”

“加低标汽油还是高标汽油？”

P22\*\*\*\*\*

他一下子就蒙了，什么高标低标，他完全不懂，本来就不怎么懂汽车相关的知识。拿到驾照后他也一直没机会学这些。

“请问加哪一种？”

“呃…啊…”他慌了，服务员一直在车窗外等着，就当他准备说什么都行时，坐在一旁的濑津美开口了。

“低标。”

“欸？啊，对，低标。”

“好的，低标，现金，请问加满可以吗？”

“好的。”

“好咧，”服务员一边回答一边熟练地操作着加油枪。难闻的汽油味飘进了只打开十厘米的车窗内。

“话说，真的是低标吗？”他问濑津美，但却没有得到回答。她只是指着旁边的价格表。低标当然更便宜，怪不得要低标。他真的不是很懂这方面的知识，不过好像也用不着这种知识。

他看着汽油表上的数字，25，26，27，28……表上的计数在不断增加，难道是坏了吗？是他搞坏了什么零件吗？他看着不断增加的数字，开始紧张起来。他只是随口说要加满，但并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加上硬币他们也只有七千日元，他也不知道这辆车本来有多少油。他又瞥了一眼价格表，推测大概能买六十升，要是加了不止六十升怎么办？

38，39，40，41……数字还在增加，增速也没有减慢，他越来越担心了。

“怎么还没加满啊？”他不小心说出了口。

“没事，很快就满了。”

“是吗？”

“因为这辆车只能装五十升，”她说。

正如她所说的，数字停在了47和48之间。一阵打印收据的声音过后，服务员走了过来。

“抱歉让您久等了，总共五千二百四十日元。”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千纸币和一张揉皱的一千纸币，递给了服务员。

“这是找零的七百六十日元和您的收据，感谢您的光临，”服务员用明亮地声音说道。之后他们就离开加油站回到了公路上。

这辆酷派又行驶在了公路上。就这样，汽油耗尽的燃眉之急解决了。而他们现在就只剩下大概两千日元了。他又开始担心起之前就担心过的问题。

“话说回来，”他对濑津美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你是不是很熟悉汽车？”当然她也有可能只是碰巧猜对了，或者这辆车的型号刚好很知名。不过她对路况很熟悉，所以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起仪表盘上的车辆登记表来考她。

P23\*\*\*\*\*

“你应该对这辆车的型号很熟悉吧？”

“你是在问我吗？”

“嗯，让我来考考你。”

“本田英特格拉，R型，双门轿车。”

“正确……那详细规格呢？”

“型号99，五档变速，最大马力两百匹……”濑津美冷漠地答道。

他没想到她居然会回答，于是开始对照登记表上的信息。

“总长4.38米，总宽1.695米，排量1797CC……还要继续吗？”

“不，足够了，完全正确……”他把登记表放了回去。濑津美居然记下了所有规格，他不禁开始怀疑人的记忆力是否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也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记这种东西。但濑津美就在他眼前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前他就觉得她好像知道很多关于路况和花卉的知识。

“话说你是怎么记住这么多东西的？”

“没什么，我只是比你年长罢了，”话毕她又陷入了沉默，继续看向车窗外，不再回答其他问题了。

“年长”一词看上去名不副实，但事实确实如此。名字濑津美，O型血，这些写在白色手环上的信息和她比自己年长的事实，就是他对濑津美的认识。

天色开始逐渐变暗时，这辆银色酷派还在漫无目的地行驶着。他们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汽油的问题，但钱快花完了，只剩下两千日元。如果每天都吃便利店卖的食物，大概能撑三四天。

“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什么意思？”

“我们没多少钱了。”

“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你……”

濑津美还是那个样子，手里拿着他刚从便利店买的饭团。他们再这样继续开下去，早晚会用完汽油。他觉得现在最好还是停车休整一下。但停下来也没什么事做，无事可做是一种

煎熬。所以他一直开着车。如果像之前那样一直开在一般公路上，应该还能开三天。他们剩下的两千日元刚好也只能买三四天的饭。他们马上就要身无分文了。

“话说，你想去看看那个叫淡路岛的地方吗？”

濑津美没有回答，只是一直看着窗外。

P24\*\*\*\*\*

“我，有点想去看看。”他说。

“为什么？”

“这个……”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离开七楼时没有任何计划，所以对他来说，无论去哪都可以。他觉得只要有地方想去，去哪都无所谓。

天色完全变暗后，他把车停在了一家柏青哥店的停车场里 [1]。当然，他并不是想靠柏青哥赚钱，就他们身上的两千日元，能不能开一局都是问题。但进去偷个几万日元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之前路过一家柏青哥店时他就有了这个想法。要是有这么一笔钱就好了，足以让他们到达淡路岛。所以他对濑津美讲出了这个计划。

“怎么样？你不想试试吗？”

“…不想。”

“好吧…”

不出所料的快速否决。他本来就没想着寻求意见，也不需要她的帮忙，只是想说出来而已。

“等我一会。”

他一个人下车走进了柏青哥店，里面比他想的要热闹很多。店里摆着一排排柏青哥机器和换币机，地上是满地的游戏币箱，客人也很多。还有些客人旁边摆满了游戏币箱子。一切都不出所料，所以他直接走进了游戏区。

没一会他就摸清了大厅里的情况，找到了合适的机器。机器前坐着一个貌似是白领的中年男人，脚边放着四箱游戏币，机器上面还放着两箱。旁边靠着墙角的机器刚好没人，而且这个人好像也没有同伴。一切都很完美，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偷走他脚边的一箱游戏币也不会被发现。这家店一箱游戏币好像能换两万日元，要是有了这笔钱……

他在附近等着那个人去洗手间。等了差不多半小时后，那人终于站了起来，然后他马上跟在后面，确认对方进到了洗手间里后，又赶快回到了游戏区。接下来他一边提防着周围的客人和店主，一边慢慢走向那台机器，装着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搬起了地面上的一箱游戏币。

哗啦哗啦……

[1] 译者注：柏青哥就是类似老虎机的赌博机。



令人不安的声音响了起来，本应该在箱子里的游戏币撒落了一地。他确实搬起了箱子，但手腕承受不了箱子的重量，箱子猛地翻倒在地。

所有人的目光都立即汇聚在了声音的源头。他听到身后传来嘈杂的说话声和跑动的声音，此时他已经跑到出口前几米的地方。

他喘着气砰的一声甩上车门，迅速发动引擎，一边猛踩油门，一边猛打着方向盘，只想马上离开这里。

“呀，” 濑津美惊讶地屏住了呼吸。

离开途中他们好像不小心开到了路牙上，然后撞到了什么东西。他无暇顾及车身发出的异常声响，一直屏气凝神沿着面前昏暗的道路往前开。他并非不担心撞到了什么东西，只是现在逃命要紧。

开了快十分钟后，他们彻底远离了那家柏青哥店。他把车停在路边检查损伤情况。

“怎么样？” 濑津美有点担心地问道。

“应该没什么大碍，” 他一边检查一边说。后保险杠结结实实地凹进去了一块，排气管上有了裂痕，但应该不影响正常驾驶。

回到车上后，他终于送了口气。刚才在柏青哥店的遭遇太可惜了。成功近在咫尺却还是失败了，如果有下次，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了。或许失败的原因是他不能搬太久重物，所以才没能搬走那箱游戏币。如果一开始就做好准备，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你在想什么？” 耳边传来濑津美的声音。

“嗯？”

“现在的你应该和过去不同了，” 她好像看穿了自己的想法。

“不过那点重量我应该…”

“…你最好也别像以前那样看待自己。”

濑津美的话可能没错，但他不想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以他现在的体力，确实不太可能会成功。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问。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濑津美继续看着车窗外昏暗的天空……可能是应该打消这个念头的意思。

#### 第四章：翡翠海

“停滞的时间，停滞的心跳…”

“在徒然积累着各种信息的每一天里…”

在看着各种地图的每一天里，我闭上双眼就能在无名的城镇中畅游……

P26\*\*\*\*\*

有一天，一本常看的月刊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把目光停留在了封面的写真上。封面上是一个身穿花哨泳衣的模特，背景是一片海滩。在她微笑的面孔之后是一片总在自己梦中出现的翡翠色的大海。我们明明是一样的年纪，看着她优美的身段和欢快的笑容，我并不怎么嫉妒。因为我连泳衣都没有，也没有穿的需要……对我来说，身上的睡衣就足够了。

“无论度过多少凝望白色雨云的季节，我都过着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的生活……”

六月中旬的那天是我第一次住院……我还记得那时订的泳装，因为它到手后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多年过后，我从抽屉里取出那件依然崭新的学校泳装，脱掉睡衣，有点不好意思地换上那件蓝色的泳装。

过去了这么多年居然还很合身？就好像是刚刚订购的一样。杂志封面上的模特站在翡翠色的大海前冲着我微笑，看着她那优美的身段和欢快的笑容……

……一股悲伤油然而生……

我并不怎么嫉妒，但我确实在渴望这样的存在。因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只是徒劳的渴望。

“但是……”

“……胸前巨大的伤疤却在时刻提醒我要放弃……”

“时刻告诫着我，直到死去为止，陪伴自己的只有闭上双眼后的世界……”

2005 年 1 月 22 日

夕阳西下，天空染成了橘黄色时，他们还在路上开着车。马上就要身无分文了，从今往后该何去何从？

“话说回来…”在他苦苦思索时，濑津美居然开口说话了。

“你可以洗澡吗？”

“不太久的话，还可以。”

“哦，我也是，”她可能是在问医生是否禁止他洗澡。对与肾脏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因为要插着各种管子，所以被严格禁止洗澡。这样想的话，或许她也跟自己一样是血液系统的疾病。

“怎么，你想洗澡吗？”他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因为我也想洗，”但他们没钱去酒店旅馆之类的地方。

“不如就找个澡堂吧。”

“…澡堂？”

“对啊，我们这点钱只够去澡堂了。”

“…澡堂，那算了我不洗了…”

“什么，真的不洗了吗？”他们离开七楼后已经过去了三天。在七楼，他们是一周洗两次，每天还可以用热毛巾擦两次身子来避免皮肤干燥。不过现在这个季节不会流汗，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里，身上也不怎么脏。

“你不会是怕尴尬才不想去澡堂吧？”

“…没什么…当我没说。”

在太阳完全落下，巨大的月亮升到夜空中时，他找到了一个像是学校的地方。这里应该正合适，于是他把车停在校门口，开始翻起后座的那堆衣服。应该能找到两三条毛巾，仔细翻了一会，确实找到了几条旧毛巾。上面还印着“白石修理厂”，很可能是便宜货。

“等我一会，”他拿起两条毛巾，走向了学校。观察了一会后，他翻过紧闭的大门，在校园里找到一个应该是浇花用的水龙头。打开开关，水流很强，冰冷刺骨。他把毛巾弄湿又拧了几下水后就回到了车上。

“久等了，”他说，“拿着，”把一条湿毛巾递给了濑津美，然后就脱掉上衣开始擦身子。车里有暖气，冷毛巾也挺舒服的。

“别嫌弃了，擦擦身子吧，”他说，“凉凉的挺舒服的。”

“好吧，”她一开始还有点犹豫，但还是妥协了，开始解开带纽扣的肥大衬衫和裤子。正当准备脱下衣服时，突然看了过来。

“喂……”她一只手拿着毛巾，另外一只手停了下来。

“怎么了？”

“…别偷看。”

“啊，抱歉。”

濑津美面露些许尴尬，还是第一次见她露出这种表情。

在拥挤的车内，他们背靠背，都朝向车门。

“怎么样，是不是挺舒服的？”

“嗯。”

在几乎一片漆黑的车内，微弱的内饰灯在车窗上映出了他们的身影。他从车窗的倒影里看到了背对着自己的濑津美，她已经脱去了上衣，正在擦身子。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还是偷看了……同时也看到了她胸前巨大的伤疤。可能是手术留下的疤痕吧，他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确实是道不小的疤痕。

“……你觉得怎么样？”背对着他的濑津美突然发问。

“啊？什么怎么样？”

“这样的伤疤…是不是挺少见的？”他们的目光交汇了在车窗的倒影上。

**2005 年 1 月 25 日**

在朦胧的天空下，他们像往常一样漫无目的地开着那辆银色酷派。仔细想想，已经过去了三天，这三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变化。真要说的话，就是他们在路上找到了一家免费的公共澡堂，人不是很多，所以就去洗了澡。除此外就是他们的钱和油箱都见底了。

“你是不是有点吃腻了？”他问。

“没事，”濑津美手里拿着便利店买的饭团。跟七楼的病号餐比，还算得上是好吃，但天天吃还是会腻。但就算是这种廉价食物，他们剩下的钱也撑不了多久了。

“好吵啊，”她抱怨道。

“怎么了？”

“车子的噪音比以前更大了。”

“嗯，还真是这样……”

肯定是当初从柏青哥店逃走时撞到了排气管，他没有担心过这回事，但噪音确实比以前更大了。不过这也无可奈可，反正不会影响到开车。汽油才是燃眉之急，五分钟前仪表盘就显示汽油快没了。现在身上只剩下九百日元，和上次加油的情况不同，这点钱肯定不够。要是在路上耗完汽油抛锚，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开始找起了加油站。

很快就找到了一家，然后他把车停在了最近的一台加油机前。

“我去加点油。”

“嗯…”

“你可别下车啊。”

濑津美没有回应，但应该理解了言外之意。

他下车打开加油盖，学着其他客人的样子开始加油。他旁边就有一个在加油的人，在自动售货机旁边的屋子里，好像有个工作人员。他们应该要去那边付款吧。

P29\*\*\*\*\*

旁边的牌子上写着要去柜台那边开收据。他看着加油机，心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能逃得掉。

23, 24, 25, 26……

油表正在计数，似乎比第一次加油慢了不少。他有点不安，希望能快点加满油箱。加到四十升后油箱终于快满了……

“欢迎光临！”刚刚还在屋里的服务员不知为何匆忙向他们走来。

“您的烟灰缸满了吗？胎压正常吗？”服务员显然是跑过来提供服务的。

“哦，没事，都没问题。”

“天冷了开车请注意安全，”服务员擦起了车窗玻璃。

就在此时，加油机显示油箱满了。一阵噪音过后加油机吐出了一张收据。

“请在那边付款，”服务员停下擦玻璃的手，指着柜台说道。

他默默地拿起收据，不知如何是好，就一直站在原地。

“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吗？”

“啊，没事……”他先回到车里，发动了引擎。现在该怎么办？服务员已经开始擦起了后窗。他可以就这样踩油门逃走，但车牌号肯定会被记下来。警方再来调查的话，抓住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此时此刻，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

他做好准备后，用力踩下离合换到了空档。正当他准备调到二档时……

“拿着……”

“欸？”

“……你拿去用吧。”

濑津美突然取出一只信封，从里面拿出来一张万元纸钞递给了他。

“你、你带了钱？”直到刚才为止他一直以为濑津美身无分文。如果有钱，他就不用经历这些糟心事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他有点想生气。

“你问过我吗？”

“呃，好吧，确实没有……因为……”

“因为你没问……”她又开始盯着窗外看。

这辆银色酷派再次启程。目前油箱是满了，还找零了五千块。但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刚刚发生的事。

“话说，你……”他犹豫地开口说道。

P30\*\*\*\*\*

“你拿着吧，就这些了……”

“什么？”

话还没说完，濑津美就把之前拿出的信封递给了他。

“我能用这些钱吗？”

“没关系……你拿去用吧。”

打开信封看了一下，里面还有四张万元纸钞，有了这笔钱，他们就能好过一阵子了。但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濑津美随身带了这么多钱。他当初的那几千日元是碰巧带上的。所以他不禁觉得濑津美是早有准备的。

“那个，你……”他开口问道“你之前说过你不喜欢七楼对吧？”

“……还有家里，”濑津美答道。

“哦，我也一样……那你打算去哪儿？”

她没有回应。

“信封里的钱不就是为了出行吗？”

他想起濑津美之前说过她想趁着还能自己走路的时候去一个地方。还问过他，会不会阻止她，会不会和她一起去。

“你果然还是有想去的地方吧？”

“没什么……”

“什么意思？”

“……没什么想去的地方，”濑津美小声说道，流露出深深的忧伤与孤独。

也就是说她虽然没有想去的地方，但还是在一直独自攒钱，为未来的某一天做准备吗？做这种近乎徒劳的事真让人有点担心。濑津美孤独的侧影似乎印证了他的想法。

“……那你呢？”她问道。

“我也……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别学我说话。”

“我没有啊。”

他们继续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公路上。意外离开七楼的他，和一直徒劳做准备的濑津美都没有想去的地方。不过……

“……我们随便去个地方吧……”他开口说道。

“欸？”

他丝毫不在意要去哪里，只要有人带路就行。

“那个，我们去之前提到的淡路岛吧？”

濑津美没有回应。

“我们身上的钱应该够去淡路岛，”他觉得这笔钱去哪里都够了。不回七楼也不回家里，就这样继续前进。但也不能漫无目的地乱开……他想要一个目的地，无论是哪里都行。

“你就不想去看看吗？”

P31\*\*\*\*\*

“无所谓，”她像往常一样一直看向窗外，像往常一样望着遥远的远方。他始终都想不明白濑津美到底在看什么，在想什么，在期待什么。

## 第五章：一号国道

“我喜欢看地图……”

我喜欢延绵不断的一号国道，喜欢那些未知的地方，还有无论何处都能把我载到目的地的汽车。不过无论从地图中获取多少信息……

这一切也都只是幻想。现实生活和我的心脏都逃不过病魔的侵蚀。我有一套泳装和一张地图，可我并没有未来。窗外的世界并非我能触及的现实生活。闭上眼就能来到虚无的幻想世界，但身处此地，我也无法脱离受苦的肉体。

我任由自己永远沉浸于这样的幻想世界里。然而我还是会不断想象各种可能性，期待梦到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渴望永远只是渴望，就像模特的比基尼，还有那翡翠色的大海……

……胸前巨大的伤疤提醒我要打消这些念头。

“可是……”

在病房里度过自己的人生，每天靠着幻想的世界度日，除了七楼和家里外别无选择，都是可悲的事实。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尽管如此，如果没能找到想去的地方，我会更可悲吧。虽然我已经活过了二十二年……



“但一次就好……希望能如我所愿……”

那一天，本已停滞的时间开始解冻，本已停滞的心脏开始隐隐作痛。

## 2005 年 1 月 26 日 一号国道的某处

车顶上映着的清澈冬日天空随着汽车前进而不断变化。他们像往常一样漫无目的地开在路上。不过现在已经不用太担心汽油和食物的问题了。

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条巨大的十字路口前。他没有经得濑津美的同意就直接拐向了西边。他对地理知识一窍不通，只是上高速的话太费钱了。想到这里，车子已经开到了路口处，他想都没想直接拐向了西边的路口……

“左拐，朝那边开。”

“什么？”

“向左拐，”濑津美突然指向左边。他一边诧异一边顺着她所指的方向转到左车道，开到了一条大路上。

“怎么了？”

P32\*\*\*\*\*

“……这是一号国道，暂时先往前开吧……”

“暂时？”刚刚突然指路让他吃了一惊。濑津美一直都表现得很博学，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讲她所知道的事。

“……也就是说你想去了？”

她没有回应。

“就是那个淡路岛……”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之前一直漫无目的地乱开。他是想要一个目的地，但很难理解一直看着窗外远方的濑津美在想什么。所以没有想到她居然会指路。

“……我可没说要去……”

“什么？”

“也不想要泳装……”

“……你在说什么啊？”

“……没什么……”

2005 年 1 月 26 日 二十二号国道的某处

万里晴空下，行驶中的银色酷派上反射着阳光。他们路过了满山陡坡和急转弯的箱根，开到了平坦的公路上。

“那个，接下来要怎么走？”

“爱知县，然后很快就能到名古屋。”

他开始考虑怎么花剩下的钱，该怎么避免上高速。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来到这里，但现在只需要顺着濑津美指的路开。因为她好像比导航仪懂得都多。不过不知为何他觉得濑津美指的路不会错。

“下个十字路口开到二十二号国道。”

“好的，”他顺着所指的方向拐了过去。

从未见过的景色在车窗上流过，那是一座绵延到遥远北方的城市。周围的景色在不知不觉中就变得熟悉了。

“话说回来，你想去那里看看吗？”他一边问一边指向国道旁的餐馆问，“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吃便利店的饭吗，可以换个口味。”

一直吃便利店的饭当然不是因为喜欢。因为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得控制支出。但现在有了点额外的钱，所以他就想问问。

“怎么样，偶尔下次馆子也不错吧。”

P33\*\*\*\*\*

“……我吃便利店的饭就行了……”濑津美微微低着头说道。他这才发现她一直穿着那身松松垮垮的衣服。

“我懂了，那我们先去那边吧。”

“去哪儿啊？”

“你看那边不是有一家服装店嘛，”他指了指路边一家很显眼的服装店。那好像是一家卖牛仔裤和便服的批发店。

“那样的店里卖的东西肯定不会太贵。”

她没说什么。

“那我们就去吧，好不好？”

濑津美依然没有回应，但也没有拒绝。或许不拒绝就是她默认同意了。

进到店后，濑津美把里面宽敞的两层楼都逛了一遍，看到什么都很好奇。但她还是一言不发，可能是因为还没换下那身衣服吧。不过和她之前在病房里看电视时的一脸死气沉沉相比还是有些不同。

拿起一件衣服看了看价格就陷入沉思，她一直在重复这个过程。然后试穿的时候濑津美就会突然向他这边跑来……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很合身啊。”

“……不奇怪吗？”

“应该不会吧。”

类似的对话也随着不断的试穿重复了无数次。尽管濑津美没有露出笑容和别的表情，他还是觉得她乐在其中。

“选好了吗？”

“……嗯，就这些吧，”濑津美穿着刚刚换上的可爱短袖和短裙。这身衣服显然是附近中学生的品味，不过她似乎挺喜欢穿这种衣服。虽然她说过她年龄更大，但现在无论怎么看她都应该比自己小才对。这身衣服合适得就像是量身定制的一样。

“但穿裙子真的合适吗？”

“欸？”

“也不是说不适合你。”

她没有回应。

“只是你穿成这样不觉得冷吗？”

“……没、没问题啊，这种程度我还忍得住。”

虽然濑津美从来都是扑克脸，但说这句话的时候却有点脸红。不会是害羞了吧？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面带表情。

他们再次出发，在辽阔的冬日天空下开着那台排气管嗡嗡作响的银色酷派。

P34\*\*\*\*\*

“接下来进入二十一号国道。”

“好的。”

濑津美像往常一样担任着导航的工作，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来到了岐阜县。在不需要指路的时候，她一般是会凝视着窗外，但现在却在反复欣赏镜中的自己。偷偷摸摸地不想被他发现。

“……怎么了？”她问道。

“没事，你好像很喜欢这身衣服。”

“才没有，”她看向了别处。

不过没一会，当他不看向这边时濑津美又开始把车窗当镜子用了……她果然也有可爱的一面。尽管只是件小事，但濑津美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可爱的普通女孩。

他们在路边便利店吃晚饭时，太阳已经完全西沉了。

“话说回来，你觉得医院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看着自己的手环小声说道。此时此刻他还戴着印有姓名和血型的白色塑料手环。

“一团糟吗？”

“……或许吧。”

“嗯。”

父母，朋友，还有医院的医生们，一想到他们在担心自己，尽管只是表面上的担心，也让他有点过意不去。

“离开医院，还做了些自私的事，真是对不起父亲和所有人，”他这样想到。

“话说你……”濑津美开口说道。

“怎么了？”

“第一次听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哭了吗？”她突然问道。短暂的惊讶过后，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沉重。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好像没哭。”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然后怨天尤人吗？”

“记不太清楚了……”

起初他对这一切都没有现实感，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然而现在或许接受了一点事实。

和他在同一家驾校考驾照的朋友都买了新车。有些人在抱怨三十六期贷款有多麻烦。有些人决定了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有些人是复读了一年。还有些人刚刚有了孩子。还有些人又被女朋友甩了。但他与这些未来无缘。所以说实话他肯定想过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便命不由己，他也曾以为自己不会放弃。

“那你呢？你怎么样？”

“……我吗？”濑津美问道。

P35\*\*\*\*\*

“对，你伤心到哭过吗？有怨天尤人吗？”

“……我没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无所祈求……”她说，“而且……我已经放弃了。”

“这样啊……”

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也确实会无怨无求。走出这一切，就会失去一切欢愉，但也不会再有任何痛苦。然而他还是觉得这种想法太过可悲。她难道是别无选择吗？

“我看过的一部电影里讲到，”濑津美说道，“……狼只能活三年。”

“什么？狼？”话题的突然转变让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是……驴可以活九年。”

“什么意思？狼能活三年而驴能活九年？”

“……因为驴有用，所以能活得更久，”她说，“好像是这样。”

说话时，望着窗外的濑津美流露出孤独的神色。这一定就是她用来接受自己的借口，也是放弃自己的借口。

他们沿着笔直的二十一号国道开到了天黑。暗淡的天空中翻飞着几斑白色的雪花，这雪好像越下越大。

“……怎么了？”濑津美问道。

“马上就要下大雪了……”他注意到路面上已经开始积雪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到了下雪的地区，所见之处一片银装素裹。

“这就有点麻烦了，”他心想。因为他不记得车上有轮胎防滑链。如果一直开下去，就会深入雪区，路况就危险了。

“话说这附近雪下得大吗？”

“什么？”

“如果这雪再大点，开车就很麻烦了。”

尽管路面上的雪不厚，但上冻是早晚的事。想到这里，他才发现自己的驾驶知识仅限于课本。不过这种情况下有防滑链应该就行了吧。

“怎么样？你知道吗？”

“马上就要到关原了。”

“我是问你这附近会不会下大雪。”

“这个……不知道……”

P36\*\*\*\*\*

濑津美一脸谜之落寞。这种表情就有点不符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了。明明对路况和汽车的相关知识这么熟悉，相比之下，地方气候对她来说也不在话下吧。

“没事，我小心点开就行了。”

“……嗯。”

他们在某处沙滩下了车，站在湖边望着湖面。外面寒风凛冽，快要上冻的湖面被雪染成了白色。在这片和海滩差不多的沙滩上，濑津美缓缓向前走去……似曾相识的场景。

“……你怎么看？”她问道。

“一直走到水里，会死得更舒服吗？”

“嗯，我觉得是比跳海好受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海水是咸的，而且身体不是会漂在水面上吗？”

“……你这想法真新奇……”他们站在北风呼啸的大雪中争论这些问题。他无法分辨濑津美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才刚停下脚步的她，又开始向着浪花走去。

“……你还是不会阻止我吗？”她问。

“因为你不打算今天死吧？”

“……嗯，或许吧。”

直到那个地方，直到淡路岛为止……到底还有多远呢……他并非想去那里，但也不反对去。只是一直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他们现在有了目的地。他相信就算不去阻止，她也会停下脚步……

## 2005年1月27日 八号国道到一号国道——栗东湖南立交桥

“从那里开回一号国道。”

“好的。”

他们从八号国道再次回到了一号国道。还是由濑津美担任导航任务，现在他们正在前往草津。

“我们剩下的钱还够吗？”她问道。

“还够，还有至少三万日元吧，”虽然之前买了衣服，但每日三餐还是吃便利店的食物。

“怎么了？”

“……那你想上高速吗？”她问。

“上高速？不可以一直走一般公路吗？”

“可以是可以……”她说，“但我们终究要走收费的公路……”

P37\*\*\*\*\*

“明白了，毕竟淡路岛是个小岛，”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名字里带个岛字的话，上岛肯定要过跨海大桥或者别的什么桥吧。

“从草津开始走旁道。”

“好的。”

在濑津美的指引下，他们从栗东湖南立交桥上上了名神高速道路。与之前的普通公路相比，走高速显然需要适应一下。因为高速上没有红绿灯，路上畅通无阻。虽然是第一次上高速，但他觉得也能应对自如。

只是在进入高速的右车道时，后面开来的车速度快得吓人。一开始他还搞不清楚右边一闪而过的是什么车，不过在高速上开车还是挺有趣的 [1]。

“车技真好……”他说的是刚刚那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后面超过来的车。回过神来他们对视了一下。

就连坐在副驾的濑津美都露出了有些不一样的表情。总是对着车窗外发呆的她今天却对着周围的车一脸好奇。

他这才想起来濑津美对汽车知识了如指掌，于是便指着刚刚那辆毫不费力就超过他们的车问道。

“你知道刚刚那辆是什么车吗？”

没有回应。

“别这样啊，就当是猜谜游戏吧。”

“……丰田的赛利卡。”

“现在这辆呢？”

“雪铁龙的赛纳。”

“你怎么懂这么多？”话虽如此，他也不知道濑津美说的对不对。不过从不轻易开口说话的濑津美似乎很喜欢这种问答。所以他就不停地问。

“蓝色的是伊诺思，红色的是阿尔法罗密欧……”她说的是刚刚同时超过他们的两辆车。

“那辆车你应该不知道吧？”他指着一辆之前没有问过的卡车说。因为他想看看总是面无表情的濑津美被捉弄的表情。

“你果然不了解卡车吧？”

“……日产……10 版阿特拉斯。”

“……厉害，佩服。”尽管是为难她的问题，但没想到她连卡车都懂。

“你懂得真多，到专家水平了吧？”

“……是吗？”

“当然了，你要自信点，”他说。

[1] 译者注：日本都是靠左行。

P38\*\*\*\*\*

濑津美听了没有回应，好像有点害羞了。她应该是真的喜欢汽车吧。

“你想不想开一下车？我们可以去那边开。”

“欸？”她说，“可我没有驾照……”

“没事，在海滩上开车肯定很有意思。”

如果到了淡路岛，当地一定有很多没人的空地吧。而且这辆车是手动挡，如果她能学会开，一定很有意思。

“没事，我教你。”

仍然没有回应。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也只是个新手司机。”

“……嗯……”

## 第六章：回音

太阳依旧高高挂在空中，但有些变暗了。这辆银色酷派继续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不久后来到了桂川停车场时，他们降低了车速，像是短暂休息一样慢慢开着。

“你想在下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吗？”

“啊，呃，行吧，”她结结巴巴地回道。

“……你怎么了？”

“我好像有点累了。”

“哦……”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不过万幸的是情况没有更严重。因为他们毕竟是比普通病人更虚弱的绝症患者。

“那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吧。”



“……嗯。”

“好，我快去快回，”他边说边下了车，快步走进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些经常买的东西。

“给，宝矿力，饭团还有土豆。”

“啊，好的……”但濑津美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接过来。不过还是像往常一样先打开了土豆的包装……

“……你还好吧？”

一阵沉默。

“你的病情加重了吗？”

“……只是……药吃完了……”

“……我明白了……”

吃完药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过这是离开医院的他们显而易见的结局。他当然没有故意忽略这件事，只是至今为止都没有想过。之前他一直在回避这个想法。

“什么时候吃完的？”

“……昨晚……”

“那就是差不多一天了……”

P39\*\*\*\*\*

他被告知自己不吃药只能撑两天，但对濑津美来说应该没有这么长时间。这时他才想到他们离开医院已经有八天了。离开医院时带走的药迟早要吃完……现在该怎么办？

“你听我说……”她开口说道，“我讨厌七楼……”

“是啊，我知道，你也讨厌家里对吧？”

“嗯……”

汽车再次发动，他从下一个出口下了高速。下高速虽然无济于事，但在高速上更无济于事。他从附近的出口开到了城区。然后没去找小诊所，直奔大医院。大医院附近肯定有药店。直接去医院或许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是一般的病，他可能就毫不犹豫去医院了。

……但他们是七楼的病人。手腕上的白色塑料手环非常显眼。而且他们还是从七楼逃走的病人。想到这些，正在找附近医院的他握紧了方向盘。此时此刻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大医院旁边的药店。

“找到了。”

在一条主干道的拐角处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大学附属医院。附近就有两三家药店的门面。正当他觉得不可能找到停车位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空位，就马上停了过去。

“你的药盒呢？给我一下。”

“啊，嗯……”面带奇怪表情的濑津美递过来了药盒。接过医院内部装药的药盒后他看了看里面，拿出了药单。有了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去去就回。”

他把濑津美留在车里，跑到了附近的药店。进入随时都会缓慢打开的自动门，他径直走到柜台处。

“欢迎光临，”穿着白大褂的大叔店员说道。这应该就是药剂师。

“请帮我拿一下这上面的药，”他说着递过去了药单。

“呃？啊，请稍等……”药剂师接过药单走进了后台。可能是因为这药不常见，所以必须从医院里拿。他想起自己以前出院后去拿药时也是这样。因为旁边就是大医院，所以这附近的药店应该能拿到大部分的药。

“抱歉久等了，就是这些，”过了一会才回来的药剂师手里拿着装有两板胶囊药的透明塑料袋。有了这袋药应该就没事了。看上去应该是一周的量。

正当他准备掏出钱包时……

“啊，对了，能让我看看你的处方吗？”

“……处方？”

P40\*\*\*\*\*

“对，就是这药的处方。你给我的是临床上用的药单。”

他陷入了沉默。

“你的医生应该给了你处方吧？”

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他也确实想过这药应该不是随便就能在市场上买到的，一般人也不会买。

“怎么了？”药剂师问道。

“啊，没事，呃……”他一时语塞。穿着白大褂的药剂师开始用可疑的眼光看着自己。

“嗯？……那是……”药剂师注意到他手腕上的白色手环，看到了他的名字，血型还有医院的名字。

“等等，”药剂师呆住了。

他下意识一把抓起玻璃柜上放着的那包药。

“喂！给我停下！”药剂师喊道。

听到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逃跑了。就在离出口五米远处，他的腿就要坚持不住了，视野开始摇晃。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跑着。正当他跑到那扇随时都会缓慢打开的自动门时……

梆，哗啦……

“我去……”意识在那一瞬间陷入了空白。他头先撞到了自动门上，力度大到好像撞破了玻璃。摇了摇迷迷糊糊的头后他打开了不应该用手打开的自动门。然后就逃出了药店，期间手里一直攥着那包药。

他居然累得喘不上气。车子就在几十米外的前方，但却感觉很遥远。似乎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但此时没有回头确认的余裕。

……如果自己被抓到……濑津美会怎么样？

她可能会一直坐在车里等他回来。不知为何一想到这里，他就拼命地跑着。踉踉跄跄，气喘吁吁，想到这就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心中不免有些悲哀，哪怕只有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他倒在驾驶座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的身体比逃离柏青哥那天还要衰弱得多。他看了看后视镜中的自己，果然被玻璃割伤了，额头处流了点血。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伤口，很快就能止住血。他一边开车一边用纸巾按住伤口。

“……你还好吧？”

“啊，我没事。”

“可伤口在流血……”

“……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

P41\*\*\*\*\*

濑津美一脸担忧的看着他。他挥了挥手说不用担心，然后把一直攥在手里的那包药递了过去……

“给，这是你的药。”

“啊，嗯……”

有了这药接下来应该就没事了。一周的量应该是够了，但他还是担心药再次吃完的时候该怎么办。今天是意外成功地拿到药，可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起初是漫无目的的游荡，没有期望就不会害怕失去。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对失去的恐惧伴随着目的一起诞生了。

**2005 年 1 月 29 日 Fukida 交叉路口 Kouge 交叉路口**

今天天气很好，辽阔的清澈天空一望无际。他们又上了高速，现在刚刚离Fukida交叉口，行驶在中国机动车道上 [1]。

“接下来怎么走？”

“从 Kouge 交叉口……”

“开到三洋机动车道吗？”

“嗯。”

银色酷派开在濑津美指引的道路上。现在他们已经开了很远，偶然能在路牌上看到淡路岛这几个字。从离开七楼的那天起到现在，里程表已经走了九百多千米。他没有想到他们能开这么远，不过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不久，面前出现了一座跨海大桥。

“那就是明石海峡大桥吧？真壮观啊。”

“……嗯。”

他们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开在桥上就像行驶在海面上一样，仿佛可以通往世界上所有地方。开了一会后，他们看到了桥边停的车。车旁边的人应该是停车拍纪念照的游客。他就学着这些游客在路边停了车。

“……桥上禁止停车，”濑津美说。

“好吧，不过停一会应该没问题，”路边停了这么多车，应该没事。

“咱们下车出去看看吧。”

没有回应。

“外面的景色肯定很壮观。”

“好吧……”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濑津美还是随他下了车。

桥上的海风很强烈。

[1] 译者注：日本有一个区域叫做中国地区。其他查不到的地名或许是英文版的错误翻译，所以沿用英文版的罗马音。

P42\*\*\*\*\*

“比我想得还要冷……”

“……嗯。”

他们一般是不会下车的，所以现在就觉得很冷。附近拍纪念照的情侣与他们截然不同，传来了一阵欢快的声音。环顾四周，还有几家人和游客在拍照。

……到了这里确实想拍张纪念照片。

“对了……”他突然叫出声来。

“……怎么了？”

“啊，等我一会儿。”

“嗯。”

他记得车上有台相机。当初检查车内物品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台廉价的一次性相机。那时他翻看了一下，看到里面的胶卷还能再拍两张照。找到相机后他又打开确认了一下。

“太好了，胶卷还能再拍两张照……久等了，来，我给你拍张照。”

“欸？”

“费劲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拍张照吧……”

“……不拍。”

“别这样啊，快点摆个姿势，”他把相机对准濂津美，“来吧，笑一个。”

她可能是害羞了，但转过身来时却噘着嘴。或许……这就是她能摆出的最好的笑脸。想到这里，正当他要按下快门时……

“打扰一下，能帮我们拍张照吗？”一对手拿相机的情侣走了过来。

“欸？啊，当然可以……准备好了吗？”

“好了，请拍吧，”这对情侣肩并肩抱在一起，面带微笑地答道。他在取景框中对准他们，然后按下了快门。

“谢谢，”男方说道。

“我们也帮你们拍张照吧，”女方也开口了。

“啊，不用了，我们……”

“按这里就行了吧？”男方没等他说完就拿过了相机。与其说是拿过来，不如说是抢过来。这人应该是想活跃气氛化解尴尬吧。

“来吧，你们靠近点，”男方说。

听到这句话，他就靠近了濂津美。总是面无表情的她不情愿地也靠了过来。

“呃，你能摆个姿势吗？”男方问道。

要求一个接一个，很烦人。仔细一看，他女朋友似乎在对他们生气。他不得不把手搭在了濂津美的肩膀上。

“……啊……”

P43\*\*\*\*\*

这是他第一次碰到濂津美的身体。她几天前穿上的青少年服装和及腰长发的手感混杂在他的手里。因为正对着相机，他没法观察濂津美的表情。不过她应该是有些害羞地噘着嘴吧。

“准备好了吗？”

咔嚓。

确认拍好了照片后，情侣回到了他们的车上。他也和濑津美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女朋友……吗？”上车时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这是个误会吧？”

她没有回应。

“是不是我们看起来像情侣？”他开了个小玩笑。不知为何感觉很有趣，他无意中继续用这种语调说道。

“你……呃，不对……濑津美你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你可比我小啊……”她像往常一样看着窗外回应道。表情没有变化，也没有看向他。但也没有看着远方的某处，或许只是因为害羞了才转向一边。

## 2005 年 1 月 29 日 洲本立交桥

仰望天空可以看到高照的太阳和冬日特有的万里无云。下桥不久他们开到了洲本立交桥，然后又开到了普通公路上。

“我们终于到了。”他说。

“……嗯。”

自离开七楼那天起他们已经开了九百多公里，从漫无目的的游荡开始，最后历经千辛苦万来到这里。

“那接下来该去哪里？”

“……往南开……”

“南边是吧，好的。”

他顺着濑津美指的路继续前进。不过说实话都到了这里，面前那么多观光广告牌，他是知道接下来该去哪的。不过他觉得自己开会走错路，因为濑津美才是领航员。不知为何他就是想让濑津美指路……

## 第七章：水仙花

当天空逐渐染上橘红色时，他们到达了一处空无一人的海滩，强烈的海风吹动着海边的松树林。开到海滩上后，他把驾驶座让给了濑津美。

“你脚能够到离合器踏板吗？”

“可以……”

“很好，接下来从空档挂到二档……”

P44\*\*\*\*\*

“……我当然知道。”

“行行，那你随意吧。”

“嗯。不用你教……”

身材娇小的濑津美一脸严肃，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吃力地踩着离合器踏板。

“还不错……”他从副驾上倚过身来，“接下来，慢慢松开离合器踏板。”

“……嗯，”她显然很紧张。

咔嗒。

和他预想的一样，车子发出了很大的撞击声。

“哇！”濑津美吃了一惊。

“你看看你，还是松得太快了。”

“嗯。”

说起来简单，但没人可以这么快就熟练。专心到无意识地咬着嘴唇的濑津美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她总是面无表情，所以我不禁觉得此时此刻的濑津美很有魅力。

“喂喂，你这怎么开得像酒驾啊……”

“别、别说了。”

这辆排气管轻微裂开的银色酷派在这片无人的海滩上发出阵阵奇怪的嗡嗡声。

黄昏悄悄变成夜晚时，一直吹个不停的海风变成了陆风。一轮巨大的月亮也在不知不觉中爬上了夜空。

“主要的驾驶技术你好像都学得差不多了。”

“……嗯，”她边说边换到了三档，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离合器的使用，无拘无束地开在这片小小的海滩上。

“话说回来……”他说，“你这样不用去驾校学车也能考驾照吧？”

“……是吗？”

“应该吧，可我说了不算数，我毕竟只是考过驾照，不是驾校的工作人员……”

他们两个都明白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考驾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有地图，有药，还有一辆排气管轻微裂开的银色酷派……但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未来。明白这些，就会知道考驾照是一件没有必要尝试的事。

“不过……我可以把我的驾照给你，”他说着，掏出了上衣口袋的驾照。还是那张本来没有用武之地的驾照。这是他失去的正常生活的证明……

“拿着，这就是你的驾照。”

“……就算我拿着……也没时间用吧……”

“行了，别犹豫了……我不也没时间用吗？”

没有人能逃离的七楼，高高的天花板，只能打开十五厘米的窗户，白色的塑料手环。没有人能离开七楼三次，她是第二次，他是第一次……

“好了，拿着吧，恭喜你从驾校毕业。”

P45\*\*\*\*\*

“嗯……谢谢你……”她微微低下头接过他的驾照。现在她也算是有驾照的人了。不仅能开双门汽车，还可以开四门轿车，甚至敞篷车。她想开什么车都可以。而且，无论想去哪里也都可以……

他们从这里开始继续前进。不久便来到了目的地，那个能看到满山遍野水仙花的地方。这里应该是个旅游景点，但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地方偏僻，也或者是因为现在是晚上。漆黑一片的夜晚中，他们坐在车里等待日出。

“话说，你不打算开灯吗？”濑津美问道。

“对，因为电池快没电了。”

“嗯，确实……”

引擎关闭的车里一片昏暗，仪表盘上的微弱灯光照亮着他们的身影。狭窄的车内空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和光线，等待着黎明的他们偶尔才说几句话。他们从后座那堆洗好的衣服拿了一些厚牛仔裤，运动衫还有毛巾来当作毯子盖在身上。

“……你不冷吗？”

“……冷。”

“你愿意的话可以靠得近点。”

“欸？”

“来吧，别害羞，靠过来点，”他对着全身冻得发抖的濑津美指着自己的大腿说道，“这样肯定更暖和。”

“……没什么……我没事，”她边说边打哆嗦。就算在车里，呼口气也能成白雾，她明显是在逞能。

“……是不是你觉得冷了，才想让我过去？”她问。

“呃，好吧，这么说也行。”

“……这样的话……没办法……”她慢慢地靠近他，犹豫地坐到他的腿上。



“怎么样？是不是暖和一点？”

“……嗯。”

挡风玻璃因为车内外温差而结满了霜，在白色的霜和昏暗的灯光下什么都看不清。但当不久后的黎明降临时，他们肯定能看到满山遍野的白色水仙花……

夜晚渐渐让步于黎明，太阳慢慢地把深紫色的天空染成了亮眼的白色。一片白色的水仙花随着黎明一起出现在眼前。在本来漆黑一片的山坡上出现了白色和淡黄色的花朵。他们两人不假思索地下车来欣赏眼前的景色。

“真美啊……”

“……嗯。”

P46\*\*\*\*\*

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的水仙花。晨露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彰显着水仙花的生机勃勃。临海山坡上盛开的水仙花就像一张绵延入海的花毯一样。谈话间，他们呼出的空气凝结的白雾就像这水仙一样白……自从那天在无聊的电视上看到这片水仙花起，经历了漫无目的的游荡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这里。

“……这和电视上的花一样吧？”他问。

“嗯……严格来说，是同一品种，”她答道。

“那真的太好了。”

他无法分辨出眼前的水仙花和电视上的区别……那天电视上的水仙花也是美得无与伦比。真要仔细对比的话，眼前的水仙花只是没电视上开得大，也没电视上开得多……不过尽管如此，眼前确实也是盛开的水仙花。

“好美啊……”濑津美说。

“……确实很美。”

在一个充斥着未知，充斥着拼命伸出双手也无法触及之物的世界里，残酷无情的现实，不仅虚幻、枯燥无味，还能让任何反抗它的人放弃抵抗……此时此刻眼前所见之物虽然可以触及，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可视的未知。

## 2005 年 1 月 31 日 淡路岛

雨下个不停，从纯白色的一月天空中倾泻而下。自那天起已经过去了两天，他们还在淡路岛，无法离开。

咳咳。

“喂，你还好吧？”

“嗯……应该没事。”

濑津美的病情日渐加重，一直躺在车座上紧绷着身体，在这里停车后她几乎就没动过。她一直在按时吃药，但药没有起作用，病情依然在持续加重……不过他们本来就是七楼的病人，第二次来七楼的濑津美出现眼下这种情况也不奇怪。

“话说……你想回去吗？”他问。

“……你，想回去？”她问。

“嗯，有点想回去了……”

“回七楼？……还是家里？”

“这、这个……”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早晚都会发生现在这种情况。虽然他的身体显然也好不到哪去，但无济于事的旁观也是一种痛苦。

P47\*\*\*\*\*

## 2005年2月2日 淡路岛

似乎永无止尽的夜雨不断从昏暗的夜空中落下。坐在停车场的车里，透过车窗可以隐约看到雨中熠熠生辉的白色花朵。

“话说，这些花……”他指着挡风玻璃外的花说道，“……是叫水仙花吗？”

“……嗯，这个名字起源于纳喀索斯。”

“……纳喀索斯？”他虽然好像在哪里听过，但还是不太熟悉这个词……“你是说那个自恋者的水仙故事吗？”

“嗯，原本就是一个传说，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版本……”

他一脸钦佩地让濑津美继续讲。

“纳喀索斯是一个受很多人爱慕的少年……”

“神女厄科就是众多追求者之一。”

“可是厄科只能重复别人的话，没法自己说话。”

“……重复别人的话？”

“对，所以除非纳喀索斯先开口说‘我爱你’……厄科就永远无法表达自己对纳喀索斯的感情。”

濑津美孤独的语调中掺杂着一丝悲伤。她似乎也像往常一样出神地望着远方。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厄科有多么渴望，她的心意也永远无法传达给纳喀索斯……”

“最后她选择诅咒纳喀索斯。”

“……就是那个著名的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故事吗？”

“嗯，一直凝视着自己倒影的纳喀索斯……慢慢变成了美丽的花朵。”

“这就是水仙花名字的起源。”

故事结束后，濑津美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他也听得有些伤感……永远无法传达自己心意的厄科不正是此时此刻的他们吗？

“然后呢？厄科最后怎么了？”

“消失了……下诅咒的时候就消失了。”

……消失？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尽管为了下咒付出了生命，但还是无济于事。到头来，也只是让纳喀索斯倒霉了而已……

“……怎么了？”她问道。

“没什么……只是，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吧？”

“欸？”

P48\*\*\*\*\*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会不会为自己的命运怨天尤人？”

“……嗯……因为我已经放弃了……”

“…时间停滞后的我…”

无论度过多少季节和雨季，都无法与任何人交流。

“……或许自那时起，我就已经是孤身一人了……”

“即使闭上双眼，世界也不会终结……”

即使遮住耳朵，雨声也不会消失。

这些我都明白。

无论是比基尼，还是翡翠色的大海，或是杂志封面上微笑的模特……

……我都不觉得自己很羡慕。

在闭上双眼的世界，即使没有地图和汽车，我也可以去往任何地方。

即使没有胸前巨大伤疤的告诫……

即使渴望的生活不是纳喀索斯，我也还是厄科……

“……我绝不会去渴望……也绝不会去诅咒……”

尽管已经做好了这种打算……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却还在渴望。

本已经停滞的时间却在流动。

不过即便如此，这一切也会在不久后迎来终结……

……身上的伤口……

“越深，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来愈合……”

“如果一个人逐渐放弃治愈自己的伤口，还会有愈合的可能吗？”

“那么……”

“……已经活过二十二年的我又会变得怎样？”

咳、咳。

“你还好吧？”

黎明时刻，他拍了拍副驾上背对着自己的濑津美。自那天起已经过去两天了。效果越来越差的药也已经吃完了……但有总比没有强。最后他还是掏出了车钥匙，准备去找药店。正当他准备发动引擎时……

“……我没事……” 濑津美用虚弱的声音制止了他。

“但照这样下去，你会……”

“……不管怎么样，药物都不会起作用了……”

“可、可能是这样，不过……” 他觉得濑津美说的应该没错，同样的药很可能不会起作用了。即便如此，他也很难坐在那里袖手旁观。

P49\*\*\*\*\*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吧。”

“……别的地方？”

“对，去一个不像这里这么冷清的地方，”他说，“你觉得呢？咱们找下一个目的地吧。”  
一阵沉默。

“别这样啊，去哪里都行，还是你带路，”他自己都觉得说这话的语调听起来很奇怪。对望着远方的濑津美高兴地自言自语，讲个不停……他知道这样无济于事。也很清楚两天前吃完的药马上就要变成三天前。

“别不说话啊，你还想去别的地方吧？”

“……不想……”

“我、我知道了，你不是喜欢车吗？想不想再上一次高速？”

“……不想……”

“‘不想’……你……”

说完这些话，濑津美继续看向窗外。不是在看眼前满山遍野的水仙花，而是像以前一样望着远方某处。那张偶尔对他害羞地噘嘴的脸，再也不会转过来了。

“……为、为什么这样？”他说，“一直说‘不想’是什么意思……”

“你、你就不能积极一点吗？”

他无意中提高了嗓音，不知为何心里有些难过。尽管自己也对一切没有真实感，但还是感到了心痛。

车内再次回归沉默，只能听到细微的海浪声。窗外是一月的水仙花……淡淡的白色在黎明前的昏暗中忽隐忽现。濑津美依然望着远方，望着比这片水仙花更遥远的地方……

“……我怎么可能……积极……你说呢？”她突然在昏暗的车里开口说道。

“欸？”

“去渴望，热爱，努力工作，如果在某一天能得到回报的话还不错……”

“……可是，如果没有回报，你会怎么做？”

“我还没有坚强到在那时面带微笑地说‘没办法’……”一直坐在副驾上望着远方的濑津美此时此刻转过身来看着他。

“……我、我能做的只有从一开始就放弃，一直无所祈求……”

“说、说什么‘没办法就算了’，对自己冷眼旁观，除此外我还能做什么……”

“……你……”

P50\*\*\*\*\*

这是她第一次流下眼泪。总是面无表情的濑津美，肩膀却微微颤抖，泪流了出来。

“说什么‘要、要是那时……我努力了……要是我……’……除了不断减少自己的借口外，我还能做些什么……”

“因、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这、这么说，你满意了吧？”

车窗外黎明前的夜空中还能看到月亮。车里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海浪声和濑津美的啜泣声……她或许是把自己看做厄科。只能重复别人的话，不能自己说话，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放弃是唯一的选择。对她来说，拒绝七楼和家里……或许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反抗。

## 第八章：白石修理厂

一月清澈的大海吹来阵阵刺骨的海风。海边的松树林偶尔会被强风吹动，呼啸着海风的声音。

“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了，”他说着把印有白石修理厂几个字的毛巾递给了濑津美。这还是他们以前用来擦身子的那条毛巾。

“……”

“怎么了，别一脸嫌弃啊。”

“……好吧……”她一脸不快地接过那条毛巾。

她突然说想要泳衣的时候真的很让他为难。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她甚至还想要比基尼。

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在车里翻看那堆洗好的衣服，结果就找到了那条白色的毛巾。

不久后，换上她最喜欢的那条短裙，把毛巾裹在胸前的濑津美出现在了眼前。

“……怎么样？”

“呃，你问我的话……”

“不……奇怪吗？”

“……这个……应该不奇怪……”

“……”

“啊，很适合。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嗯……好吧，”她边说边缓缓走向海浪边。

从此起彼伏的海浪上刮过来的凛冽海风吹动着她及腰的长发。空中时不时落下仿佛孤注一掷的雪花。在这雪中的濑津美两手提着鞋子……欢快地赤脚走在海滩上。

“你觉得……”她问，“我看起来像模特吗？”

“唔……差不多，还挺像的吧？”

P51\*\*\*\*\*

深冬的寒冷让呼出的空气凝结成了白雾。他取出了车里的相机……那台只能再拍一张照的廉价一次性相机。

“来，我给你拍张照吧。”

“欸？”

“因为……拍照的话肯定更像是模特了，”他边说边在合适的地方架着相机。

没有回应。

“来吧，别害羞，拍照吧？”

“……好吧……”

沙滩。

取景器中显示出了濑津美的身影。

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害羞，她面带着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

“让我看看……你再摆个姿势吧？”

“……可是……”

“别可是了，这世上有哪个封面模特会像你那样呆站着？”

“……好吧……”

一手叉腰，用力伸展另一条手臂的姿势看起来很别扭。不过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尽力摆出好看的姿势了。

那只伸向冬日晴空的手……

仿佛是想抓住什么，像是一定会抓住什么一样……

笔直伸向翡翠海上的天空……

“接下来就是……”

“……嗯？”

“……笑容……”

“什么？”

“……笑一个吧，濑津美……”

“……你这语气……我可比你大啊……”

咔嚓。

……说这话时……濑津美第一次对他笑了出来。

穿着最喜欢的短裙还有比基尼的她，与那笑容一起定格在了这台一次性相机的最后一张照片上。那张笑脸后就是翡翠色的大海……面带笑容的濑津美在他眼里就像是一名封面模特。

“好了，接下来再摆个更自由的姿势吧？”

“嗯。”

在海边阔步行走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愉快。尽管胶卷早已耗尽，他还是不停对着濑津美的身影按下快门。

“话说你这么快就习惯当模特了吗？”

“才、才没有……”

仿佛孤注一掷的雪在轻松的谈话间愈下愈大。在雪中面带笑容的濑津美出现在相机取景器里，而胶卷已经耗尽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濑津美在凛冽寒风中露出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笑容……

P52\*\*\*\*\*

海浪汹涌澎湃。

“……对了，接下来……”

“呃……啊，都到这个时间了……”

“……嗯……” 濑津美一边回应一边像上次那样走向大海。

“啊，话说你的驾照……”

“没事，你留着当纪念吧。”

“嗯，好吧……” 她点头的同时把驾照放回了口袋里。还是他上次给濑津美的那张驾照，那张本该失去用武之地的驾照。

随后她也取下手腕上的白色塑料手环……递给了他。

“这是……要给我吗？”

“嗯，给你了。”

“我明白了……那我也留着当纪念吧，” 他接过手环，也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濑津美再次走向大海时，他对着那渐行渐远的身影说出了最后的话。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

“嗯。”

“现在，你……还想让我阻止你吗？”

“……”

“还是说，想让我推你一把？”

此起彼伏的海浪没过双腿时，濑津美停在了原地，但依然背对着提问的他。凛冽的海风在浪尖吹起的水沫冷冷地打在她的身上。不久，她终于向自己转过身来……

“……到底该怎么选择……”濑津美对他露出最后的笑容，笑着说，“我真的不知道……”

在冰冷的浪尖水沫中，尽管泪已经流了下来，濑津美还是面带微笑看着他。

曾经停在海滩上的双脚……此时此刻并没有停下……所以这应该就是她的选择。

“……那好吧……”

“……再见……”

P53\*\*\*\*\*

## 水仙

……这就是我们九百六十千米旅途的终点……对我来说，这是十五天的时间。对她来说，这是二十二年人生之旅的终结。曾经凭借自己的意愿逃离七楼和家里的濑津美，是2005年超过三万五千名自杀者的一员。

O型血，名字濑津美，年龄二十二岁，性别女……白色的塑料手环。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濑津美的一切……

实际上她喜欢比基尼，对路况的了解比导航仪还全面，喜欢汽车，还有驾照。总是面无表情的她很少面对着别人，不过偶尔会对我作出噘着嘴的害羞表情。

翡翠色的大海前……是她阔步行走的欢快身影，还有模特般的笑容。在那台廉价的一次性相机里只留下了一张她的笑容。

……尽管只有一张那样的照片……

……那也是我们能留下的存在的证明……

2005年1月，与濑津美共度的，“那段闪耀的时光……那段冬日的生活……”

P54\*\*\*\*\*